六祖法寶壇經

會意

蘇俊源 編著

多識界

序言

宗教乃以教化為手段，以圓滿達成度化眾生為宗旨，因而無論任何宗教，均以淨化人心為主要目的，創教者莫不以能讓本性回歸自然，不受世俗塵慾的污染為職志。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各宗教門派皆因時代環境人文的不同，提出各種因材施教、隨緣教化的方式，重點在於能以有效的教化，使世人能淨化其心，安定家庭，建立安和樂利的社會，以達世界大同，未來能成就神聖仙佛為最高目標。

佛教是其中之一，自從釋迦牟尼佛創教以來，流傳許多的經典，培養許多有心學佛志士，歷來的高僧大德，創立了不少的派別，同時在人間起了不小的功能，讓這個娑婆世界因而得到光明，我們除了感恩之外，更應該發心共同來參與，讓聖佛度世的弘願，更能早日發揚光大。如此才足以制止人心的惡化，不要讓魔王污染世間的心願得逞。

佛教禪宗一門，中國以釋尊在靈山會上拈花，摩訶迦葉破顏微笑為濫觴，

付法與迦葉，成為西天禪宗初祖，傳二十八代至達磨祖師。達磨祖師於梁武帝普通年間，自南天竺將禪宗傳入中國，成為中國禪宗的初祖，傳至六祖惠能大師，居於南方的寶林寺，主張頓悟。北方由居於玉泉寺的神秀大師為主，主張漸修，於是形成南頓北漸的局面。

如今在中國佛教中，唯一稱經就是《六祖法寶壇經》，其說法直指心性，為今日繁忙社會的人士，在修行中找到一條快而準的修行路。在因緣成熟下，藉著江子翠讀書會研習此經的因緣，將歷年來要整理《壇經》的宿願作一償願，感恩鄭經理所整理的《六祖法寶壇經解義》，可供參考。如今以上下對照直譯方式，來整理此部《六祖法寶壇經會意》。後學才疏學淺，恐有不周之處，尚請諸大德指教，並感謝韋憲前賢的校對，同時感謝出資完成付印的諸大德。

後學　蘇俊源　敬序

西元二〇一四年元月十日於新北中和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解經名 …… 5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悟法傳衣第一 …… 10
釋功德淨土第二 …… 101
定慧一體第三 …… 122
教授坐禪第四 …… 136
傳香懺悔第五 …… 142
參請機緣第六 …… 173
南頓北漸第七 …… 248
唐朝徵詔第八 …… 280
法門對示第九 …… 292
付囑流通第十 …… 305

解經名

「六祖」是中國禪宗繼達磨初祖、慧可二祖、僧璨三祖、道信四祖、弘忍五祖之後，惠能為第六祖。惠能（六三八年至七一三年），唐代僧，又作慧能，祖籍范陽（河北），俗姓盧，生於南海新興（廣東）。禪的由來，是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迦葉尊者「破顏微笑」，形成了「拈花微笑」的公案，使迦葉尊者成為「禪宗」的第一代祖師，在印度傳了二十八代，就是達磨祖師。達磨祖師將禪宗傳來中國，成為中國第一代祖師，如果從迦葉尊者算起，惠能是第三十三代祖師，所以在本經的《付囑流通第十》，有「惠能是為三十三祖」的說法。世壽七十六歲，唐憲宗諡號「大鑑禪師」，宋太宗加諡「真宗禪師」，宋仁宗諡號「普覺禪師」，宋神宗諡號

「圓明禪師」。

六祖歷來有大師、禪師、祖師之稱。所謂「大師」，乃證得須陀洹之初果以上，乃至諸佛菩薩，堪為眾生之師範者。後世對人師中，能通曉佛教教義，且有盛德者，也稱大師。所謂「禪師」，是指通達禪定之比丘。原始佛教時代，稱阿羅漢為通曉一切禪法者；後來部派佛教時代，比丘間產生各種專門人才，如經師、律師、論師、三藏師、法師、禪師等，稱其中專意坐禪，通曉禪定者。在中國禪師之稱，不限於禪宗名德，於天台宗、淨土宗、三階教等，對專習坐禪者之稱呼。所謂「祖師」，是指開創一宗一派的開山祖師；或指傳承其教法的列位祖師。

「拈花微笑」之事，據《宗門雜錄》載：「王荊公（安石）問慧泉禪師云：禪宗所謂世尊拈花，出自何典？泉云：藏經亦不載。公云：余頃在翰

苑，偶見《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三卷，因閱之，所載甚詳。梵王至靈山，以金色波羅花獻佛，捨身為床座，請佛為眾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眾，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大迦葉。此經多談帝王事佛請問，所以秘藏，世無聞者。」

「法寶」是佛法僧三寶之一，即佛所說三藏十二部等一切教法，也是諸佛所宣說的妙法，非常的珍貴，可幫助我們斷惑證真，破迷開悟，斷除煩惱開啟智慧，有如世間的財寶，所以稱法寶。「寶」的六義：一、希有，累經百千萬劫，一如世間難得之珍寶；二、明淨，遠離一切有漏法，無垢明淨；三、勢力，具足不可思議威德自在；四、莊嚴，能莊嚴出世間，一如世寶能莊嚴世間；五、最勝，諸出世間之法中，最為勝妙者；六、不變，不為世間

法所更動變易。

「壇經」是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壇上所說之法，門人法海記述，尊為法寶壇經，略稱壇經。其緣起於南朝劉宋時，有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在廣州法性寺創立戒壇，並且立碑預言：將來會有一位肉身菩薩到此壇受戒。又有智藥三藏法師，於梁天監元年，在壇旁種一棵菩提樹，並預言：一百七十年後，會有一位肉身菩薩，在這裡弘揚大乘佛法，度無量眾生。兩位的預言，後來都與六祖剃度出家弘法，不謀而合。

依據《夾註輔教編》卷六《壇經贊題註》載，初時，眾人欲請宗門第六祖大鑑禪師，於韶州大梵寺，開演東山法門，後因尊敬大鑑之道，乃封土為壇，以資其說法。其後，弟子集大鑑之說，因而稱為壇經，為我國撰述佛典中，唯一稱經者。

「壇」是堆土而成的高臺，用來安置諸佛尊，以為祭供，並為弘法利生之處。如今通稱為道場，乃是聖賢集會之處，萬德之所交歸。「經」是梵語修多羅的譯意，又稱為契經，是為上契諸佛妙理，下契眾生機緣。依《雜阿毘曇心論》第八載：「修多羅有五義：一曰出生，出生諸義故；二曰泉涌，義味無盡故；三曰顯示，顯示諸義故；四曰繩墨，辨諸邪正故；五曰結鬘，貫穿諸法故。」

「法寶壇經」的經題，是六祖在世時所交代的。依據《壇經・付囑流通第十》載：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所以這部經的命名是六祖親自所為。

悟法傳衣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

【註】一、寶林：寶林寺在今廣東省韶關市南約二十里的地方，創建於南朝梁天監三年（五〇四年），唐儀鳳二年（六七七年），六祖主持曹溪，現今稱為南華寺。

二、韶州：治所在曲江縣，今廣東省韶關市東南蓮花嶺下。

三、刺史：唐朝時為一州的行政長官，即是州長的意思。

四、大梵寺：位於廣東省曲江縣。

五、摩訶般若波羅蜜：摩訶是大，般若是

在西元六百七十七年，六祖惠能大師四十歲時，來到寶林寺。韶州刺史韋璩（讀渠），和同事一同入山，請惠能大師到曲江縣的大梵寺講堂，為大眾開啟佛法的因緣，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

智慧，波羅蜜是到彼岸。由生死此岸乘大智慧船度煩惱河，至涅槃的彼岸。

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

惠能大師升上法座，韋刺史與同事等三十多人，儒家宗師及知名學者有三十多人，以及佛教出家男眾及女眾、道教修士及在家居士，共一千多人，同時向六祖行禮，希望能聽到佛法的要義。

大師告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註】一、善知識：指正直而有德行，能教導人使行正道的人。

六祖告訴大家說：「善知識！必須要清淨自心，來念摩訶般若波羅蜜。」

二、淨心：即清淨的心，係指清淨的信仰心、清明的離垢心，或指眾生本具之自性清淨心。

大師良久復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註】一、菩提自性：菩提佛性，自性本具有之。菩提，是斷絕世間煩惱而成就涅槃之智慧。自性，是自體的本性，也就是諸法各具有真實不變、清純無雜的本性。

二、清淨：指遠離因惡行所致的過失煩惱。

三、行由：修行的因緣由來。

六祖靜默了很久，又對大眾說：善知識！菩提的自性，本來就是清淨的，只要能用這一顆清淨無染的菩提心，就可直截了悟成就佛道。善知識！暫且先聽聽惠能為了求法、得法，一路走來的經過事略。

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

【註】一、左降：又稱左遷，是降職或貶官。古人以右為尊，故降低職位稱為左遷。

二、孤遺：指無父、無母或無父母的子女。

我（惠能）的父親，本籍河北范陽（今北京市城區西南），因故被貶職，流放到嶺南（今廣東省），作新州（今廣東新興）的百姓。我的出身非常不幸，父親很早就過世，與母親孤苦相依為命，後來移居到南海（今廣東佛山市），生活十分艱辛貧窮，靠著到市集賣柴維生。

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錢，卻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

【註】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當無所執著而生清淨心。
二、開悟：開啟智慧，悟通真理。

有一天，一位客人買柴薪，囑咐我送到店裡。客人將柴薪收去，並付給我買柴的費用。就在惠能踏出客店門外時，聽見一位客人正在誦經。我（惠能）一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經文時，心即時就開悟了。

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

【註】一、金剛經：全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之略稱，或略稱《金剛般若經》，為後秦鳩摩羅什所譯，內容闡述一切法無我之

於是就問客人，所讀誦的是什麼經典呢？客人說：「是金剛經。」接著又問，這部經典是從哪裡得來的呢？

理。

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

【註】一、東禪寺：位於湖北黃梅縣西南，又稱蓮華寺、東漸寺。

二、五祖忍大師：我國禪宗的第五祖弘忍大師（六〇二至六七五），唐代僧，潯陽（今江西九江）人，或謂蘄州黃梅人。俗姓周，七歲從四祖道信出家於蘄州黃梅雙峰山東山寺，十一歲，道信入寂，乃繼承師席，世稱「黃梅五祖」。咸亨二年（六七一年）傳法於六祖惠能。

客人說：「我是從蘄（讀其）州黃梅縣（今湖北省黃梅縣西北）東禪寺得來。這寺中就是五祖弘忍大師，在那主持教化，門人大約有一千多人。我到那裡禮佛參拜，並聽受這部經典。」

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

【註】一、持：即受持。指領受於心，憶而不忘。

二、見性：徹見自心的佛性。

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能安置母畢，即便辭親。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

弘忍大師經常勸化出家、在家二眾說：「只要受持《金剛經》，自可即時了悟本性，直截了當可成就佛道。」

惠能聽了之後，知道過去生中種下善緣，承蒙一位客人，拿了十兩銀子給我，作為老母的生活費用，叫我安心前往黃梅參拜五祖。惠能將母親的生活安置好了之後，隨即就拜別母親。沒想到，才走了三十幾天，就到了黃梅，拜見五祖。

問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

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

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註】一、獦獠：稱南蠻未開發的少數民族。

五祖問惠能說：「你是什麼地方的人？想要求些什麼呢？」

惠能回答說：「弟子是嶺南新州的百姓，從遠道前來禮拜大師，只求作佛，不求其他的東西。」

五祖說：「你是嶺南的人，又是獦（讀格）獠，怎麼能作佛呢？」

惠能說：「人身雖有南北的分別，佛性本來就沒有南北的分別；獦獠的身與和尚的身雖有不同，佛性那有什麼差別呢？」

二、和尚：指德高望重的出家人。

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予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

【註】一、智慧：超越世俗虛幻的認識，達到保握真理的能力。

二、自性：諸法各自具有真實不變、清純無雜的個性。也稱自體的本性。

三、福田：可生福德的心田。佛為大福田、最勝福田，而父母為三界內最勝福田。

五祖想要跟惠能多說一些話，但因看到徒眾都在身邊，（深怕惠能遭忌）便命令我跟隨其他徒眾作雜役去。我說：「惠能啟稟和尚，弟子自己的心性，經常生出智慧，不離開自己的本性，這就是福慧的心田，不知道和尚還要叫我作什麼呢？」

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

【註】一、根性：指人性有生善業或惡業之力。
二、槽廠：指舂米的地方。
三、行者：指一般佛道的修行者。在禪林中，指未出家而住於寺內幫忙雜務的人。

五祖說：「這個獦獠的根性太銳利了！你不要再說了，快到槽廠去！」惠能便退到後院去，有一位行者，差遣惠能做破木柴、踏石碓的工作。

經八餘月，祖一日見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否？」

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

如此經過八個多月，有一天，五祖見了惠能，便對他說：「我想你的見解可用，恐怕有惡人會傷害你，所以就不跟你說話，你知道嗎？」

惠能說：「弟子也知道老師的用

前，令人不覺。」

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

【註】一、生死事大：指生死問題極為重大。勸人儘快求得解脫。

二、生死苦海：指眾生沉淪於生死迷界而輪迴，其苦無窮，猶如海之無邊無際。

意，所以不敢走到堂前，使其他同修，不覺得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有一天，五祖將所有的弟子召喚到跟前來，對眾人說：「我向你們說，生死對於世人來說，是一件大事。你們整天只知道追求有盡的福田，不求超生了死脫離苦海。自己的本性如果沉迷了，這些福報如何挽救脫離輪迴呢？」

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

【註】一、般若：明見一切事物及道理的高深智慧。

二、衣法：禪宗的傳承，師傳法於弟子，係以付授的袈裟為表徵，故傳衣亦具傳法之義。

你們各自去觀照自己的智慧，依著自己本心般若的本性，各自作一首偈語，呈來給我看看，如果能了悟佛法大意，便傳付歷代祖師的衣鉢和心法，成為第六代祖師。

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

【註】一、思量：思量是執著，屬於第七意識。

各位趕快離去，不要遲疑，思量就不管用了！了悟本性的人，一言之下就能頓然領悟。假如能如此，雖然在輪刀上陣的緊急關鍵，也能如

眾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

【註】一、神秀：（六〇六年至七〇五年）唐代僧，汴州尉氏（今河南開封南）人，俗姓李，身長八尺，博學多聞，於東山寺五祖處為教授師，為五祖門中的第一位，有神秀上座之名。

二、上座：法臘高而居上位的僧尼。

三、教授師：教授威儀作法，為眾人引導開解者。

如不動了悟本性。

眾徒聽了五祖的吩咐，退下之後，便互相傳遞說：「我們這些人，不須要靜心用意，想作一些偈語，呈給和尚看，有什麼用處呢？神秀上座現在是我們的教授師，必定是他取得。我們如果輕謾作偈語，也是枉費心力而已。」

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

【註】一、依止：依賴於有力或有德者之處而不離。

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

大家聽了這話以後，也都停止想作偈的心。都說：「我們以後依止神秀教授師就可以了，何必麻煩去寫作偈語呢？」

神秀獨自思考：「諸位同修不想作偈，呈給和尚看，是因為我是他們的教授師。我必須作偈，呈給和尚看。如果不呈偈的話，和尚怎能知道，我心中見解的深淺呢？

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

【註】一、供奉：唐朝的官名，負責文學、美術等事務。

二、楞伽經變相：把《楞伽經》所講的事

我呈偈語的目的，如果是為了求法，就是善；如果是為求繼承祖位，就是惡，這和凡夫的心，為了爭奪祖師的聖位有何差別呢？如果不呈偈的話，終將不能得法，實在太為難了！實在太為難了！」

在五祖法堂前的走廊，有三面牆壁，打算請供奉盧珍，在此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以為流傳供養大眾。

理，用圖畫出來，用以宣揚教義。

三、五祖血脈圖：將中國禪宗，從達磨初祖，傳承至五祖的故事，用圖畫方式表現出來。

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

神秀作完偈語後，幾次想呈給五祖看，每走到堂前，心中就猶豫不決，全身流汗，想要呈上又退回來。前後經過了四天，想呈又不敢呈，共有十三次。

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

神秀想了又想：「不如就將偈語寫在走廊牆壁上，讓和尚自行看見，如果和尚說此偈作得好，隨即出來

受人禮拜，更修何道？」

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禮拜，說是我神秀作的；如果和尚說尚未見性不能得法，那就枉費我在山中修行多年，當教授師受人禮拜，那還修什麼道呢？」

當天夜裡三更時分（晚上十一點至凌晨一點），不讓人發現，自己掌燈，將偈語寫在南邊走廊的牆壁上，呈上自己心中的見解。偈語是：「身體有如菩提樹，心性有如明鏡台；時時勤加擦拭，不要使它沾染塵埃。」

秀書偈了，便卻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惟，坐臥不安，直至五更。

神秀書寫偈語之後，就回房去了，全寺的人都不知道。神秀還一直猜想：「五祖明天看到此偈，如果很喜歡，就是我和佛法有緣；如果說尚未悟道，這是我自己迷惑，因累世業障太重，不適合得法。五祖的聖意實在難測啊！」在房中反覆思量，坐臥不安，一直到五更天。

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

五祖早已知道，神秀還沒入門，未能親證自性。第二天天一亮，五祖叫喚盧供奉前來，準備在南邊走廊

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卻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幻。』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牆壁上，繪畫圖相。

忽然看到神秀所作的偈語，便說：「供奉！您就不用畫了，勞煩您遠道而來。《金剛經》說：『凡是所有的形相，都是虛幻的。』那就留下這首偈語，讓大家讀誦修持。依照這偈語修行，可以避免墮入地獄道、餓鬼道及畜生道等三惡道；依照這一偈語修行，可獲得大利益。」

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

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

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

於是吩咐弟子，在這首偈前，焚香恭敬禮拜，大家都來念誦此偈，就可以見到自性。弟子們念誦此偈後，都讚歎說：「太好了！」

五祖在三更時分，召喚神秀入法堂，問說：「這偈語是你所作的嗎？」

神秀說：「確實是我神秀所作的，不敢妄求祖位。希望和尚慈悲，看看弟子是否有少許的智慧呢？」

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

【註】一、無上菩提：佛、緣覺、聲聞各於其果，所得之覺智，稱為菩提。佛之菩提為無上究竟，故稱無上菩提。

五祖說：「你所作的這偈語，還沒有見到本性，只到了門外，還沒進入門內。依這樣的見解，想要求得無上菩提，是絕對得不到的。

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

【註】一、不生不滅：為常住的意思，通常用來形容涅槃的情境，表達此世界一切的存

要成就無上菩提，必須在一言之下，立即能識得自己的本心，見到自己的本性，是不生不滅的。在於一切時中，每一心念要自我徹見，不被萬法所迷惑滯礙。自己唯一的

在，具有「無實體」的特性。

二、萬法：總賅萬有的事理，與萬事、萬物、萬象等語同。

三、如如：又稱真如、如實。即一切萬物真實不變的本性。

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

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

本性是真，那一切都是真，萬有的情境，自然就是如實的真理所化。

如如不動的本來心性，就是真實。如果能夠見到如是真實的本性，那就是無上菩提的自性了。

你暫且下去，思慮一兩天，再另作一首偈語，送來給我看看。你的偈語如果能入得真理之門，我就把衣法傳付給你。」神秀行禮後退出。

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

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

又經過幾天的思惟，仍然作不出見性的偈語，心中覺得恍惚，導致心神不安，有如在夢境當中，坐立難安，心情很不快樂。

又過了兩天，有一位童子從碓坊經過，隨口唱誦神秀所作的偈語。惠能一聽就知道，這首偈語的境界，還沒有了悟本性。雖然還未蒙受五祖的教誨傳授，惠能早已知道佛法大意了。

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

童子言：「爾這獦獠，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此偈。依此偈修，免墮惡道。」

於是就問童子說：「請問您在唱誦什麼偈語呢？」

童子說：「你這個獦獠，不知道五祖大師說，世間人最重要的，是生死大事。五祖吩咐弟子，想要得到傳付衣法，就要作首偈語，呈給他看。如果能悟得佛法大意，就將衣法傳付給他，成為第六祖。神秀上座在南邊牆壁上，書寫一首不著形相的偈語，五祖大師指示大家，都要念誦這首偈語。依照此偈語修行，可免於墮入三惡道。」

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

【註】一、上人：對智德兼備，而可為眾僧及眾人師者之高僧的尊稱。

惠能說：「我也要念誦此首偈語，結來世的善緣，一同生到清淨佛地。上人！我在此地踏碓，有八個多月了，不曾走到法堂前，希望上人能引領我到偈語之前去禮拜。」

童子引至偈前作禮。能曰：「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

童子引領他到偈語之前禮拜。惠能說：「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我讀一遍。」

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能聞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

【註】一、別駕：隨刺史從事，別乘一車，隨車從行，相當如今的秘書長。

別駕言：「獦獠，汝亦作偈，此事希有！」

能啟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

此時，有一位江州（今江西九江市西南）的別駕，姓張名叫日用，便高聲讀誦此偈語，惠能聽了之後，就自言自語說：「我也有一首偈語，希望別駕能代替我書寫。」

別駕說：「獦獠！你也要作偈語，這件事太希有了。」

惠能向別駕說：「如果要學無上菩提，絕對不可輕慢初學佛的人。最下等的人，也具有最上等的智慧；上等聰明的人，有時也有沒智慧的

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

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時候。如果輕視人，就會有無量無邊的罪過。」

別駕說：「你就把偈語念出來，我為你書寫。如果你得到衣鉢正法，必須先來度我，不要忘了這句話。」

惠能作偈語說：「菩提自性本來就不是樹，明鏡並非在鏡台上；本性本來就沒有任何東西，哪有地方可沾染塵埃呢？」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

【註】一、肉身菩薩：指生身菩薩，即以父母所生之身，而至菩薩深位者。菩薩，是以智上求無上菩提，以悲下化眾生，修諸波羅蜜行，於未來成就佛果的修行者。

書寫此偈語後，五祖的眾弟子都非常吃驚，沒有不驚訝稱道的。彼此互相討論說：「真奇怪呀！不可以貌取人，為何沒有經過多久，竟然使他變成肉身菩薩了呢？」

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云：「亦未見性。」眾人疑息。

五祖看眾人大驚小怪，恐怕有人傷害他，於是用鞋子將偈語擦掉，並說：「這首偈語也還沒見性。」眾人心中的疑惑也就消除了。

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

第二天，五祖悄悄地來到碓坊，看到惠能腰間繫上石頭，正在舂米，對惠能說：「求道的人，為了求法卻忘了身體的勞累，就是應當要這樣子！」

即問曰：「米熟也未？」

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

隨即問說：「米舂好了沒有？」

惠能回答說：「米舂好已經很久了，只欠篩一篩而已。」

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

五祖用法杖敲擊石碓三下，然後離去。惠能當下領會五祖的用意，在

見，為說金剛經。

【註】一、袈裟：為梵語的音譯，是指纏縛於僧眾身上之法衣，以其色不正而稱名，故意譯為不正色、壞色。

三更時分，進入五祖的法堂。五祖用袈裟遮圍著，不讓他人看見，為惠能解說《金剛經》。

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

【註】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論處於何境，此心皆無所執著，而自然生起清淨心。

當講到「應該無所住著，而生清淨的心」時，惠能在當下大徹大悟「一切的萬法，不離開自己的本性」的真理。

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於是惠能向五祖啟陳說：「沒有想到自性本來就是這麼清淨呀！沒有想到自性本來就不生不滅呀！沒有想到自性本來就具足圓滿呀！沒有

【註】一、何期：沒有想到。

二、生滅：指生起與滅盡。由因緣和合而成立一切法，因有變移之性質，故必有生滅；若離因緣而永久不變之一切存在，則為不生不滅。

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

【註】一、丈夫：本指成年男子，此指人中之最勝者。

二、天人師：指佛陀為諸天與人類的教師，示導一切應作不應作、是善不是善，若能依教而行，不捨道法，能得解脫煩惱之報，故稱天人師。

三、佛：覺悟真理者。亦即具足自覺、覺

想到自性本來就如如不動呀！沒有想到自性能夠生一切萬法呀！」

五祖知道，惠能已經了悟本性，能悟本性，就稱之為丈夫、天人師、佛。惠能在三更時分稟受如來正法，寺內都沒有人知道。五祖便將頓教心法及衣鉢等信物，傳授給惠能。

他、覺行圓滿，如實知見一切法之性相，成就正等的大聖者。

四、頓教：迅即證得佛果、成就菩提的教法。

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註】一、護念：謂佛、菩薩、諸天等保護佛教徒，使不遭受各種障害。

二、有情：舊譯為眾生。或指人類、諸天、餓鬼、畜生、阿修羅等有情識的生物。

五祖囑咐惠能說：「你已經是第六代祖師了，要好好地善於護持正念，廣為度化一切有情眾生，將此頓教法門流傳於後世，不要使其斷絕了。聽我的偈語說：『有情眾生來佛門，要為他在八識田種下成佛的種子，眾生因下種於八識田中，待機緣成熟，必定可成就佛果。在修佛法中，不要執著於度化眾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

【註】一、達磨大師：即菩提達磨（？至五三五年）我國禪宗初祖，西天第二十八祖。為南天竺香至國（或稱波斯國）國王的第三子，從般若多羅學道，四十年之後受衣鉢。梁武帝普通元年（五二〇年），泛海至廣東番禺，後至嵩山少林寺，傳法與慧可。

二、以心傳心：禪宗不立文字，不依經論，唯師徒直接面授，以心鏡相照，傳佛

的情識種子，在本性上就不起生滅了。』」

五祖又說：「當時達磨初祖，剛從印度到中土，傳道說法時，大家不相信他，所以才傳授這袈裟，作為信物，以此代代相傳。事實上，所傳的佛法，是以心傳心，都要由自己去體悟，自己去求解。」

法大意。

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

【註】一、本體、本心：皆指本性、佛性而言。
二、密付：師父親自秘密傳付佛法予弟子。
三、命如懸絲：比喻生命危險。

能曰：「向甚處去？」

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

自古以來，諸佛與歷代祖師的傳授，秘密所囑咐的，無非就是本體、本心而已。傳付袈裟，以後會成為爭端，此事到你為止，不要再傳付了。如果再傳付此袈裟，將會危及生命。你必須趕快離去，恐怕有人會傷害你！」

惠能說：「我要朝向什麼地方去呢？」

五祖說：「到了有『懷』字的地

【註】一、懷：指今廣東省懷集縣，
二、會：指今廣東省四會縣。

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

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艣自搖。

【註】一、驛：古時用馬傳遞文書，在沿途供人休息或換馬的地方。
二、艣：同櫓，划水使船行進的工具。

方，就可以停止；到了有『會』字的地方，就應該隱藏。」

惠能在三更接領衣鉢傳承，對五祖說：「惠能原本是南方人，向來不認識這裡的山路，如何才能走到渡江口呢？」

五祖說：「你不必擔憂，我會親自送你出去。」五祖相送惠能，一直到九江（今湖北黃梅縣一帶）。在驛站的旁邊，五祖已備好一條船。五祖叫惠能上船，親自搖櫓。

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

五祖云：「合是吾渡汝。」

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

惠能說：「請和尚坐著，應該是由弟子來搖櫓才是。」

五祖說：「應該是我來渡你才對。」

惠能說：「迷惑時由老師度我，覺悟了就要自度；雖然同樣是度，但其用處各有不同。惠能生長在邊疆地方，說話的語音不正確，承蒙老師付法，如今得以開悟，今後當要自性自度。」

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

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

五祖說：「就是如此！就是如此！以後頓教的佛法，就要靠你大力推行了。你離開三年後，我才辭別人世。你現在好好走吧！努力向南方走，不要急於弘揚，因為佛法（沒有適當的機緣），是很難興起的。」

惠能辭別了五祖後，開始動身往南走。大約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來到了大庾嶺（在今江西大庾、廣東南雄二縣之間）。

五祖歸，數日不上堂。眾疑詣問曰：
「和尚少病少惱否？」

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

問：「誰人傳授？」

曰：「能者得之。」

眾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糙，極意參尋，為眾人

五祖回寺之後，數日不上法堂。眾人起了疑心，於是前往晉見五祖，請安說：「和尚是不是生病了呢？或是有什麼煩惱呢？」

五祖說：「生病倒是沒有，不過衣法已經往南傳了。」

眾人問說：「衣法傳付給誰呢？」

五祖說：「有能的人獲得。」

眾弟子這時才知道了。於是隨後有數百人向南方追來，想要奪回衣鉢。其中有一僧人，俗姓陳，名叫

先，趂（同趁）及於能。

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

能隱於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能遂出，坐盤石上。

【註】一、行者：泛指一般佛道的修行人。

惠明，在未出家前，是一位四品將軍，個性粗魯，但盡心盡力要參尋佛法，於是趕在眾人之前，追到了惠能。

惠能看到陳惠明趕上，便把衣鉢放在石頭上，並說：「這衣鉢是傳法的信物，怎可用蠻力爭奪呢？」

隨後惠能就隱入草叢內。陳惠明趕到時，想要將衣鉢提起來，居然提拿不動，於是叫喚說：「行者！行者！我是為求佛法而來，不是為衣

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

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

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註】一、本來面目：人人本具，不迷不悟的面目。

鉢而來。」惠能聽了，才從草叢中出來，盤坐在石頭上。

惠明見了惠能，便先行禮，說：「希望行者能為我解說佛法。」

惠能說：「你既然是為求佛法而來，那就屏除一切妄緣，心不生雜念，我為你說法。」

兩人靜默一段時間後，惠能對惠明說：「不思量善，也不思量惡，就在這個時候，那個就是你惠明上座的本來面目。」

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有更密意否？」

【註】一、密語：佛陀真實、秘密之言語與教示。

二、密意：佛陀特殊的意趣。

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

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

惠明聽此言當下，即大徹大悟。又問說：「從歷代祖師以來，除了所傳密語、密意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密意呢？」

惠能說：「既然對你說了，就不再是秘密了。你如果能返觀自照，秘密就在你身上。」

惠明說：「惠明雖然在黃梅修佛學道，實在還沒有覺悟自己的本來面目。如今承蒙指示，有如人飲水一樣，冷暖只有自己知道。如今行者

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明又曰：「惠明今後向甚處去？」

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

【註】一、袁：即江西袁州府，今江西省宜春市。

二、蒙：即袁州府所轄的蒙山。

（指惠能大師）就是我陳惠明的老師了。」

惠能說：「你如果是這樣，我和你曾經同是師承黃梅五祖，你可要善自護持正念。」

惠明再問：「惠明今後要往何處去呢？」

惠能說：「遇到有『袁』字為首的地方就停止，遇到有『蒙』字為首的地方就定居。」

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趁眾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趂（同趁）眾咸以為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

【註】一、趁：追逐。

二、向陟崔嵬：向，是剛才。陟，讀至，是登高。崔嵬：讀摧危，是山高不平的樣子。

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

惠明（聽完指示後，）便行禮辭別。惠明返回到嶺下，對隨後趕到的眾人說：「剛才我已經在高山峻嶺找過了，都沒有發現惠能的蹤跡，應當到別處去尋找。」趕來的眾人都以為是真的。（陳惠明後來改為陳道明，為了避諱惠能大師的上字）

惠能後來到了曹溪（今廣東曲江東南），又被惡人追尋，於是就隱身於四會縣，在獵人隊中避難，如此

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

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

【註】一、法性寺：位於廣州市區西北邊，又稱

經過了十五年，隨時與獵人應機宣說佛法。

獵人經常請他看守羅網，每當看到網中，尚有活命的動物，儘可能全都放走。每到吃飯的時間，把蔬菜寄在鍋內一起煮。或有人問他，就回答說：「只是吃肉邊菜。」

有一天，惠能心想：「應當弘法的時候了，不可再整天隱藏了。」於是離開獵人隊，來到廣州的法性寺，正好遇上印宗法師在宣講《涅

制旨寺，今稱光孝寺。東晉時，罽賓僧始建造，號王園寺。

二、印宗法師：（六二七年至七一三年）唐代僧，唐咸亨元年，抵京師，敕居大敬愛寺，懇辭不受，後參詣弘忍大師，於法性寺遇惠能大師。世壽八十七。

三、涅槃經：或稱北本涅槃經、大般涅槃經，凡四十卷，北涼曇無讖譯。宣說佛身常在，及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等大乘思想。

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議論不已。

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眾駭然。

槃經》。

當時有風吹動旗幡，有一僧人說是「風動」，另一僧人說是「幡動」，二僧人為此爭論不休。

惠能上前說：「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二位仁者心在動。」大眾

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

【註】一、徵詰：請教問題。

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

能曰：「不敢！」宗於是執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

聽了，都驚訝不已。

印宗法師聽了，便延請他坐到上席，請教他有關佛法的深義，聽見惠能說法言辭雖簡要，義理卻很了當，不咬文嚼字。

印宗法師說：「行者一定不是普通人，很久以來就聽說，黃梅所傳的衣法，已經往南而來，莫非就是行者嗎？」

惠能很客氣地說：「不敢！」印宗法師於是執持弟子的禮儀，然後請

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

能曰：「指授即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註】一、付囑：託與物事。

二、見性：徹見自心的佛性。

三、禪定：令心專注於某一對象，而達於不散亂的狀態。

四、解脫：由煩惱束縛中解放，而超脫迷苦的境地。

求將所傳付的衣鉢，出示給大家看。

印宗法師又問說：「黃梅五祖傳付衣法時，如何指示傳授呢？」

惠能說：「五祖並沒有特別指授，只談論明心見性，不談論禪定解脫。」

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

謂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註】一、二法：即相對法，分諸法為二種，或分色、心，或分染、淨，或分有為、無為，或分有漏、無漏等。

二、不二之法：是絕對法，是超越相對、差別之一切絕對、平等真理之教法。

印宗法師說：「為何不談論禪定解脫呢？」

惠能說：「因禪定解脫是有為的對待，是為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平等不二之法。」

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

能曰：「法師講涅槃經，經明見佛

印宗法師又問：「佛法是不二之法，要如何說呢？」

惠能說：「法師宣講《涅槃經》，

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

【註】一、白佛：向佛表白。
二、四重禁：又稱四重罪、四波羅夷罪，即殺生、偷盜、邪淫、妄語。
三、五逆罪：指罪大惡極、極逆於理者。小乘以害父、害母、害阿羅漢、惡心出佛身血、破僧為五逆。
四、一闡提：斷絕一切善根，無法成佛者。
五、善根：產生諸善法的根本。
六、佛性：又稱如來性、覺性。一切眾生都具有的本性。

經中說明『見佛性』，就是佛法的不二之法。有如《涅槃經》中，高貴德王菩薩請問佛陀說：『犯四重罪，造作五逆罪，以及一闡提等眾生，是否會斷除善根佛性呢？』

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

【註】一、常：亦稱常住。意指綿亙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恆常存在，永不生滅變易。

二、無常：謂一切有為法生滅遷流而不常住。

佛陀說：『善根有二種：一是常，二是無常。佛性不是常，也不是無常，所以不會斷絕，因此稱為不二之法。』

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

【註】一、蘊：聚集之義，謂許多物事聚集一起，係指有為法而言。如諸色的聚集，稱色蘊。有色受想行識等五蘊。

蘊與界兩者，凡夫所見有分別；有智慧的人了悟通達，其本性沒有分別，沒有分別的本性，就是佛性。」

二、界：分類範疇的稱呼，如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而產生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識，合稱十八界。

三、無二：又作不二離兩邊。指對一切現象應無分別，或超越各種區別。

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

於是為能剃髮，願事為師。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

印宗法師聽了惠能說法之後，非常歡喜，合掌恭敬，說：「我自己講經，有如瓦礫般粗俗淺陋；仁者（指惠能）論說經義，如同真金一樣精闢可貴。」

於是印宗法師便為惠能剃髮，願意事奉為師父。惠能就在菩提樹下，

【註】一、東山法門：東山位於湖北黃梅之雙峰山，原稱馮茂山，其山位於縣境之東，故又稱東山。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皆住此山接引學人，舉揚禪風，世稱其所傳禪法為東山法門。

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因！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使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

【註】一、頓教：迅即證得佛果，成就菩提的教法。

開演東山法門。

惠能於東山得法之後，受盡千辛萬苦的折磨，生命有如懸絲，危在旦夕。今天能夠和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在這個法會，無非是累劫以來，所種下的善因，也是過去世中，供養諸佛，共同種下的善根，才能在一起聽聞如上所說，頓教得法的因緣。

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世聖人無別。

師復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

教法是先聖所傳下來的，不是惠能自己智慧所成就。希望聽聞先聖教法的人，必須各自淨化自己的本心，聞道之後，要各自解除心中的疑惑，就可和先世的聖人一樣，沒有差別了。

惠能大師再告訴大眾說：善知識！這菩提般若的智慧，世上的人本來自己就具有了，只因為心中迷惑，不能自己了悟，必須藉著大善知識的開示、引導，才能見到本性。

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

【註】一、諦聽：從心中明白地聽聞佛法。

應當要知道，無論是愚癡的人，或是有智慧的人，所具的佛性，本來就沒有差別，只是因為每個人迷惑或了悟的程度不同，所以才有愚癡和智慧的分別。我現在為你們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你們各自得以成就智慧。要專心仔細聽清楚，我要為你們講解。

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

善知識！世間人整天口中念著《般若經》，卻不證悟自性般若，如同嘴巴說吃，卻不曾吃東西，終究是

【註】一、萬劫：劫是分別世界成壞之時量名，一大劫為十三億四千三百八十四萬年。萬劫是經歷世界之成壞一萬次，即言時間之極長。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

【註】一、梵語：古印度的標準語文，又稱天竺語，即吠陀、梵書、森林書、奧義書及北傳佛教聖典所用之語文。

二、彼岸：稱悟界為彼方之岸，與迷界為此方之岸的此岸對稱。

不會飽的。同樣的道理，如果只是口說空理，雖經歷萬劫，依然不能證悟本性，終究是沒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在中國地方叫做「大智慧到彼岸」。這必須要用心去行，不是在口頭念念而已。

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

如果只是口念，卻不用心去實行，就如同幻術、變化、朝露、閃電一樣，是不真實的；如果口念了，又能用心實行，才能夠心口相應。本性就是佛，離開了本性，就別無他佛了。

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

什麼叫做「摩訶」？摩訶就是大。心量廣大，有如虛空一樣，沒有邊界，也沒有方圓大小，也沒有青黃赤白，也沒有上下長短，也沒有瞋恚、歡喜、是非、善惡，以及頭尾

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

【註】一、剎土：國土。

二、虛空：含有橫遍、恆常、無礙、無分別、容受等義。亦指一切諸法存在的場所、空間。

三、妙性：指本性。

四、真空：真如之理體，遠離一切迷情所見之相，杜絕「有、空」之相對，故稱。

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

等的形相對待分別。

諸佛的國土，與虛空盡是相同。世人所具有的妙性，本是淨空，沒有一法可以獲得；自性的真空，也是這個樣子。

善知識！不要聽到我說空，隨即就執著於空，最要緊的是，千萬不可

空。

【註】一、著空：執著於空相。
二、空心：指否定因果之理而執著於空見之心。
三、靜坐：排除雜念，閉目安坐。
四、無記空：不想善也不想惡，卻執於空相。

執著頑空。如果以空心學靜坐，那就執著於「無記空」。

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

【註】一、色像：一切形色的表像。

善知識！世界的虛空，能夠包含萬物的色像。諸如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所有的大海、須彌山，都是在這虛空之中。世間人的本性，有如虛空，也

二、性空：指本性空、佛性空、諸法自性皆空。

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

【註】一、萬法：即諸法，總賅萬有的事理，即色、心所互及一切差別之法。

二、染著：由於貪愛等煩惱，心中有所染污與執著。

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

是這個樣子。

善知識！自性能夠包含萬法，所以稱為「大」，萬法都在每個人的本性之中。如果看到所有的人，無論是善或是惡，全部能不取也不捨，也不會有所染著，心性如同虛空一樣，就稱之為「大」，梵語就稱為「摩訶」。

善知識！迷惑的人口上說說而已，有智慧的人能在心性上下功夫。又

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

【註】一、邪見：不正確的執見，主要指不相信有四諦因果之道理者。

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註】一、法界：指意識所緣對象的所有事物。

二、應用：應現的妙用。

三、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即一與一切，其體用相融而不二。

有一種迷惑的人，空著心思靜坐，什麼都不想，自以為了不起。這一種人，很難與他談論深奧的道理，因為已經落入邪見的緣故。

善知識！自性的心量很廣大，遍布整個法界。若能夠依本性起妙用，就可了了分明，在應用時，便會知道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即是一心的作用，一心的作用，便可遍及一切，來來去去都能自由自在，心性的本體沒有滯礙，這就是般若。

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

【註】一、小道：邪路、非正途。

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

【註】一、弟子：從師受教的人。

善知識！所有一切的般若妙智慧，都是從自性生化出來，不是從外面得來的，千萬不要錯用心意，這樣叫做真性自用。一心真實，一切就真實。證得如來的心量，是件大事，不可行於著相的小道上。

口上不要整天說空，心中卻不修真空。就好像凡人，自稱是國王，終究不是真正的國王，這種人就不是我的弟子。

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

【註】一、唐言：指中國的語言。

善知識！什麼叫做「般若」？所謂的「般若」，華語叫做「智慧」。

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

無論在何處或在何時，每個念頭都不愚癡，常以智慧行事，就是「般若行」。如果一生起愚癡的念頭，般若就斷絕了；如果一生起智慧的念頭，般若就生出了。

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

世人愚癡迷惑，不能見到般若。雖然口上說般若，心中卻常是愚癡。

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

【註】一、西國語：指印度的語言。

二、生滅：指生起與滅盡，有生必有滅的

經常自言自語，說我要修般若，但每個念頭還是說空，卻不知道真空。般若是沒有形相的，智慧的心性就是了。如果能作如此的見解，就叫做「般若智」。

什麼叫做「波羅蜜」？這是印度語，華語是「到彼岸」，解釋其意義，是為離開生滅的心。對於六塵的境界有所染著，便生起生滅心，如同水起波浪，（不能平靜），就叫做「此岸」；心對六塵境界不染著，不起生滅心，有如流水常保

意思。也稱生死。

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註】一、妄：隨無明的染緣而生起之法。

暢通，就叫做「彼岸」，所以稱為「波羅蜜」。

善知識！執迷不悟的人口中常念著，當念的時候，有妄念有是非。如果念念都能付諸實行，就叫做「真性」。能了悟這正法的，就是「般若法」；能修此真行的就是「般若行」。如果不修行，就是凡夫，能讓每個心念修行，當下的心性本身，就等同佛性。

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註】一、煩惱：使有情之身心，發生惱亂煩惑污等精神作用。

二、菩提：乃斷絕世間煩惱而成就涅槃之智慧。

善知識！凡夫的本性即是佛，煩惱與菩提同起一心。前念迷惑就是凡夫，後念覺悟就是佛；前念執著塵境就是煩惱，後念遠離塵境就是菩提。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最尊貴、最上等、最第一的佛法；沒有住著也沒有往來，三世的諸佛都是從其中成就的。應當要用大智慧，將五蘊、煩惱、塵勞打破並消

除。能夠這樣修行，必定能成就佛道，可將貪瞋癡三毒，變化為戒定慧三學。

【註】一、三世諸佛：統稱宇宙中的諸佛。即過去、現在、未來等三世之眾多諸佛。

二、五蘊：又稱五陰、五眾、五聚。蘊是積聚、類別之意，一切有為法分別為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

三、塵勞：為煩惱的異稱。因煩惱能污染心，猶如塵垢之使身心勞憊。

四、三毒：指貪欲、瞋恚、愚癡三種煩惱。一切煩惱本通稱為毒，此三種煩惱通攝三界，係毒害眾生出世善心中之最甚者，能令有情長劫受苦而不得出離。

五、戒定慧：指戒律、禪定與智慧。防非止惡為戒，息慮靜緣為定，破惡證真為慧。學此三法可達無上涅槃，故稱三學。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

【註】一、法門：佛法、教法。佛所說而為世之準則者，稱為法；此法既為眾聖入道之通處，故稱為門。

善知識！我這個法門，可從自性般若，生出八萬四千智慧。為什麼呢？因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如果沒有塵勞，智慧就能夠經常顯現，不會離開自性。

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

【註】一、無念：意識未存世俗之憶想分別，而符於真如之念。

了悟這般若法門的人，自然就沒有雜念，不起思量，沒有執著，不會起誑妄心，所使用是自有的真如本性，可以智慧去觀照一切，對於一切法不執取也不捨棄，就是已了見

二、無憶：沒有憶想的狀態。
三、無著：沒有執著障礙。
四、誑妄：欺詐誣妄。
五、真如：遍布於宇宙中真實之本體，為一切萬有的根源。
六、觀照：以智慧觀事、理諸法，而照見明了之意。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

【註】一、甚深法界：指如來所證之真如理智境界。
二、三昧：又稱三摩地，意譯正定，即將

本性成就佛道。

善知識！如果想要悟入甚深的法界，以及般若三昧的人，必須修般若行，經常持誦《金剛般若經》，就能了見自性。應當知道此部《金剛經》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的，經文中清楚地加以讚歎，無法在此

心定於一處（或一境）的一種安定狀態。

三、功德：行善所獲得的果報。

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

【註】一、上根：上等根器者。

二、閻浮提：原指印度之地，後泛指人間世界。

一一具體說明。

這法門是最上乘的佛法，特為有大智慧的人宣說，專為上等根器的人宣說。小根器少智慧的人聽了，心生疑惑不能相信。為什麼呢？有如天龍把雨下到閻浮提一樣，城市部落中的一切，全部被洪流漂走，好像棗葉被水漂走一般。如果雨水下到大海，海水也不增不減。

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

【註】一、悟解：心意開悟。

如果是大乘根器的人、最上根器的人，一旦聽人宣說《金剛經》，心性即時悟解。所以知道本性自然具有般若的智慧，自己常用智慧觀照的緣故，不是藉由文字說明而獲得的。

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眾流，卻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

有如雨水，本來不是天上有的，原來是天龍興雲下雨所造成，使得所有的眾生、所有的草木，有情眾生、無情眾生，都能得到滋潤。又如百川眾流，一旦流入大海，就會

【註】一、無情：指草木、山河、大地、土石等無情識者，又稱非情，與有情對稱。

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

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

合成一體一樣。眾生的本性所具有的般若智慧，也是這樣。

善知識！小根器的人聽到這頓教法門，好像根性小的草木一樣，如果遇到大雨，全部都被沖倒，不能夠有所增長。小根器的人，也是這樣。

小根器的人原來也具有般若的智慧，與大根智的人，一點也沒有差別，為何聽聞頓法，不能使自己開

吹，日光不現。

【註】一、開悟：開啟智慧悟入真境。

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

悟呢？就是因為邪見的障礙太重，煩惱根種得太深，有如大雲覆蓋在太陽上，沒有風吹，陽光就顯現不出來。

般若的智慧也沒有大小的分別，只因為所有的眾生，自己的心性迷悟而有所不同。迷惑本心卻生向外求法的邪見，這種向外找佛的修行法，不能覺悟自性，就是小根器的人。

若聞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

【註】一、外修：外道的修法。

二、正見：如實了知世間與出世間之因果，審慮諸法性相等之有漏、無漏慧。

三、見性：徹見自心的佛性。

如果能夠聽聞頓教，證悟成佛之道，不執著向外求法的修行，只要自心經常生起正見，使得煩惱塵勞永遠不能沾染，就是見性。

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去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

【註】一、般若經：闡說般若波羅蜜深理的經典，有數十部，如大品般若經、表品般若經、大般若經、般若心經、金剛經等均屬

善知識！對於內心和外境，不應有所執著，來來去去自然自由自在，去除執著的心念，就能夠通達無礙。能夠修持這般若行，就與《般若經》所說的，根本沒有差別。

之。

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

【註】一、修多羅：一切佛法的總稱，或稱契經、正經、貫經。

二、大小二乘：小乘視釋迦為教主，大乘則提倡三世十方有無數佛。小乘以解脫自己為主要目標，故為自調自度的聲聞、緣覺之道。大乘認為涅槃有積極的意義，乃自利利他，兩而兼顧之菩薩道。

三、十二部經：乃佛陀所說法，依其敘述形式與內容，分成十二種類，即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

善知識！所有的修多羅，以及所有聖典的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都是因世人而設置的，因為世人的智慧根性不同，所以才能建立各種順應眾生所須的經教。

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與，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

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

如果沒有世人的需要，這一切的萬法本來就沒有。所以知道：一切萬法本是由人而興起，一切的經書，是因佛菩薩為救度世人，宣說教化才有的。由於世人當中，有愚癡的有智慧的，愚癡的為小根器的人，智慧的為大根器的人。

愚癡的人向有智慧的人求問佛法，有智慧的人向愚癡的人宣說佛法，愚癡的人忽然心中開悟了，就與有智慧的人沒有差別了。

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

善知識！如果不覺悟，雖具佛性，也是眾生；一旦心念開悟時，眾生顯現佛性，就是佛。所以知道，一切萬法都在自己的心中，為何不從自己的心性中頓悟，證見自己本具的真如本性呢？

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菩薩戒經》說：「我本來的自性，原本是清淨的。」如果能夠了悟自心，見到自己本性，全能成就佛道。《淨名經》說：「能即時豁然開悟，自己本有的心性

【註】一、菩薩戒經：又稱《菩薩地持經》，共十卷（或八卷）北涼曇無讖譯，本經詳說

大乘菩薩修行之方便。

二、淨名經：即《維摩詰所說經》，又稱《不可思議解脫經》、《維摩經》，凡三卷，計十四品。鳩摩羅什譯，經中闡說維摩所證之不可思議解脫法門。

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

就回復了。」

善知識！我在弘忍和尚那裡，一聽他說法，在當下便悟入，頓時了見真如的本性。所以將這個頓教的方法流傳下來，希望學道的人，都能頓除妄念，即刻悟到菩提本性，各自觀照本有的心性，自然可徹悟真如本性。

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

【註】一、因緣：因，指引生結果之直接內在原因；緣，指由外來相助之間接原因。

二、善法：指合乎善的一切道理，即指五戒、十善、三學、六度，皆能順理益世之法。

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

如果自己不能開悟，必須去尋訪大善知識，也就是能了解最上乘佛法的人，直接指示修道的正路。這善知識具有大因緣，所以能夠教化示導，使一切眾生得以見到本性，因為這一切的善法，都是因為善知識能夠發起的緣故。

三世的諸佛，以及十二部經，在世人的心性中，本來就具有，由於不能自己開悟，所以必須尋求善知識

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

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指引示導，才得以見性。如果能開悟自性的人，就不須向外尋求了。

如果只是一味的執著，必須要從外善知識那裡，才能獲得解脫的人，那就一無是處了。為什麼呢？因為自己心性內，就有善知識可以自我證悟。

如果心起邪見，迷惑心性，使得妄念紛起，顛倒行事，雖然有善知識的教導傳授，也是救不了的。如果能夠生起真正的般若來觀照，在一

【註】一、邪迷：為邪見所迷惑。

二、妄念：無明或迷妄的執念。

三、顛倒：違背常道、正理，以無常為常、以苦為樂等反於本真事理的妄見。

四、佛地：指一切種智等諸佛之法，完全具備之位。

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

剎那間，所有的妄念完全消滅。如果證得自性，當下覺悟即入佛地。

善知識！以智慧來觀照，內六根外六塵，都能徹底明見，可以了悟自己本來的心性。如果證悟本來心性，就是根本的解脫，就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就是無念。

何名無念？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

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

【註】一、六識：指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種認識作用。

二、六門：又稱六根，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種感覺器官。

什麼是「無念」呢？徹底明白一切法，心性不被染著，就是「無念」。心性的應用，可遍及一切處所，但也不執著一切處所。

只要能夠清淨本心，使得六識出六門，在六塵之中，不染著不雜亂，來去自由自在，通達應用沒有障礙，就是「般若三昧」，心性能夠自在解脫，就稱為「無念行」。

三、六塵：指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眾生以六識緣六境而遍污六根，能昏昧真性，故稱塵。又稱六賊、外塵。

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

如果什麼不去想，令其絕斷一切念頭，這就是被法所束縛，就稱為「邊見」。

【註】一、邊見：又稱邊執見，即執持片面極端的見解。

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

善知識！能夠證悟無念法的人，萬法都能通達；證悟無念法的人，能徹見諸佛的境界；證悟無念法的人，能達到佛的地位。

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

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

善知識！後代獲得我所傳頓法的人，要將此頓教法門，與同一見地、同一心行的人，共同發願，信受持行，如同侍奉佛一樣，終身精進而不退轉的人，必定能證入聖人的品位。

然而必須傳授歷代祖師以來，以心傳心的暗傳囑付，不可以藏匿正法。如果不是相同的見地、相同的心行，在其他的法門中，不可以傳授。恐怕會損及他的前輩，終究沒

有助益。

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

【註】一、佛種性：可成就自利、利他圓滿佛果的種性。

恐怕有些愚迷的人，不了解此頓悟法門，因造成誤解而毀謗這法門，將招致百劫千生，斷佛種性的果報。

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

善知識！我有一首「無相頌」，每個人都必須背熟，不論在家眾或出家眾，只要依照這首頌偈去修行就可以了。如果不能自修，只是記得我所說的話，也是沒有益處的。

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

【註】一、說通：向大眾說法而能通達無礙。
二、心通：心性通達無礙。
三、邪宗：邪惡的根源。

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

聽我的頌偈說：「依宣說佛法而能通達，以及心性能悟通，有如陽光照射在虛空中。只有傳授了悟本性的頓法，能解脫世塵的糾纏，破除邪知邪見的根本。

佛法並沒有頓法與漸法的分別，只因眾生的根性，因迷悟程度不同，因而開悟見性有快慢的差異。只是這個頓悟的見性法門，愚癡的人無法了解。所宣說的佛法，雖有萬般的差別，但將道理綜合起來，還是

歸於一心。

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

【註】一、無餘：達到完全窮盡，一無殘餘之謂。煩惱與肉身完全滅盡的狀態，稱無餘涅槃。

人有煩惱，如同居於暗宅中，必須時常生出如陽光的智慧。邪念一來煩惱隨即到，正念一來煩惱就消除。能超越正邪而都不用，可以親證清淨的本性至無餘涅槃。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

【註】一、三障：即煩惱障、業障、報障。

菩提是本來的自性，當起心動念，（無論善惡念）都是妄。淨心在妄心當中，只要正用，就沒有煩惱障、業障、報障的障礙。

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
【註】一、色類：泛指一切眾生。

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

世人如果修道，一切的境界都不妨礙。能夠時常反省自己的過錯，就是與道相契合了。

各色各類的物體，各有各依循的道，各自不互相妨礙煩惱。離開證悟本心的正道，再向身外別處尋找道，終其一生，找不到真道。

心情起伏波動，奔波度過一生，到頭來還是（流浪生死）自我悔恨懊惱。如果想要得到真道，行為正當就是道。

自若無道心，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

自己如果沒有悟道的心，沉迷在闇昧中行事，是永遠看不到真道的。

如果是真正的修道人，是不會因看到世間人的過錯而動心。

如果看到他人的不是，自己就生起不是的心，就是不正了。他犯了過錯，我不要跟著犯錯，我犯錯自己就有過失。

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臥。

只要自己能夠除卻錯誤的心，就能夠破除一切的煩惱。外來的憎恨或喜愛，我都不在意，那時伸著兩腳

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

【註】一、方便：指巧妙地接近、施設、安排等。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

【註】一、宛然：真切的樣子。

睡覺，自能自在灑脫。

想要去化導他人，自己必須有善巧方便的方法。能不讓對方起疑心，就是自性的顯現。

佛法就存在世間，不須要離開世間而去求覺悟。離開世間要去尋求菩提，就如同在兔子身上找兔角一樣，（不可能找到）。

具有正見，可稱為出離世間的糾纏，有了邪見，就是沉淪於世間苦境。除去邪正的對待，超越而不

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

【註】一、法船：佛法可救眾生於沉溺，使了脫生死，安度生死海而到涅槃彼岸，猶如船隻能度人過河，故以船喻之。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

被束縛，菩提本性就能真正顯露出來。

以上的頌偈是頓教的教法，又名叫大法船。以迷惑的心聽聞此頌，雖經累劫也不能開悟，如果能開悟，只在當下的剎那間。」

惠能大師又說：「今天在大梵寺說此頓教的法門，希望法界的眾生，聽我說法的當下，都能夠見性成佛。」

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當時，韋刺史和官僚、道、俗等眾人，聽聞大師的說法後，沒有不省悟的。同時向六祖行禮，都讚歎說：「真好啊！沒想到嶺南這地方，會有佛出世。」

釋功德淨土第二

次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

【註】一、齋：此指齋食，指僧眾正午之飲食。後指佛事法會之際所供養之施食、施齋。

二、陞座：指法師登高座說法。

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

【註】一、不可思議：指不可思慮言說的境界。

二、慈悲：關愛眾生並給與快樂，稱為

第二天，韋刺史為六祖設大會齋。大家吃過齋飯後，刺史懇請六祖陞上法座，同府的官僚，以及學人百姓等信眾，整肅儀容，再向六祖禮拜。

韋刺史問說：「弟子聽和尚說法，實在是不可思議。如今心中有些疑問，希望大師慈悲，能特別為大家解說。」

慈：同感其苦，憐憫眾生，並拔除其苦，稱為悲。

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

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

師曰：「是。」

【註】一、韋公：尊稱韋刺史。

二、宗旨：指經典與論書等的主要旨趣。

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

六祖說：「有疑就要問，我當為大家解說。」

韋公說：「和尚所宣說的道理，不就是達磨大師的宗旨嗎？」

六祖說：「正是。」

韋公說：「弟子聽說達磨祖師當初度化梁武帝時，梁武帝問說：『朕一生中建造佛寺，供養僧眾，

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

【註】一、梁武帝：（四六四年至五四九年）南朝蘭陵（江蘇武進）人，姓蕭名衍，原為南齊雍州刺史，篡齊立國為梁，篤信佛教，有「皇帝菩薩」之稱。

二、朕：我，古時不分貴賤的自稱。秦始皇始定為皇帝的自稱。

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註】一、先聖：古代的聖人，此指達磨祖師。

二、法身：指佛所說之正法、佛所得之無

布施財物，廣設齋會，有什麼功德呢？』達磨祖師說：『實在沒有功德。』弟子實在不能理解這個道理，希望和尚能為我們解說。」

六祖說：「實在沒有功德，不要懷疑祖師的話！由於梁武帝心存邪見，不知道如來的正法。建造寺廟供養僧眾，布施財物，廣設齋會，這叫求福，不可以將福德當作功

漏法，及佛之自性真如如來藏。

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

【註】一、平等：指一切現象在共性或空性、唯識性、心真如性等上沒有差別。

二、應用：應現化身的妙用。

德。功德在法身當中，不在修福上求取。」

六祖接著又說：「能了悟本性是功，能行平等心是德；念念都沒有障礙，經常徹見本性的真實妙用，這就是功德；內心謙虛卑下是為功，自然流露於外的禮讓就是德；依自性而建立的萬法是功，自心本體離開妄念是德；念念不離開自性是功，應用時不染著塵境是德。

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

【註】一、吾我：我執，執著我見。

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

如果想要證得功德法身，只要依著以上所說去做，才是真正的功德。如果是勤修功德的人，對人不會起輕慢心，經常能普遍尊敬一切眾生。心常對人起輕慢心，我執沒有斷除，自然就沒有功；自性被障礙而虛妄不實，自然就沒有德。這是因為我執未斷，妄自尊大，因而經常輕慢一切的緣故。

善知識！念念清淨無妄沒有間斷是功，保持平等正直的心行是德；自

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

【註】一、福德：指過去世及現在世所行之一切善行，及由於一切善行所得之福利。

二、真理：即於現實存在者，直下承當即有，或覺悟為有。

又問：「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

【註】一、阿彌陀佛：為西方極樂世界之教主，此佛光明無量、壽命無量，故稱。

二、西方：指西方淨土，或稱西方極樂世

己勤修本性是功，自己精勤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必須從自己的本性內去證悟，不是以布施、供養所能求得到的，所以福德與功德是有差別的。梁武帝不明白真正的道理，不是達磨祖師有過錯。」

韋公又問：「弟子經常看到，出家、在家二眾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祈請和尚開示，是否真能往生西方呢？希望能為我們破除疑惑。」

界，即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

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

【註】一、使君：漢代對州郡長官的尊稱，後世襲用。

二、世尊：如來十號之一，即世間所尊重者，也是世界中之最尊者，此指釋迦牟尼佛。

六祖說：「使君你們要靜下心好好地聽清楚，我來為你們解說。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城中，宣說西方導引度化一事，在經文中說得很清楚，西方離此地不遠。

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

【註】一、十惡：即殺生、偷盜、邪淫、妄語、

如果以相來論說，里數有十萬八千里，就是身中有十惡八邪，也因此才說西方離我們很遙遠。如果說遠，是屬於根器下劣的人所說；如

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

二、八邪：即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

果說近，就是上等根智的人所說。

人的根器雖有智與愚兩種，但佛法是沒有兩樣的。是由於迷和悟的不同，所以見性才有快慢的差異。不明真理的迷人，念佛祈求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但覺悟明理的人，自我淨化心性，所以佛說：『隨著自己的心清淨，也就是佛土的清淨。』

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

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

韋使君你是東方人，只要能夠心地清淨，就沒有罪過；雖然是西方人，心不清淨也是有罪過的。如果東方人造了罪過，念佛祈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西方人造了罪，念佛要祈求往生哪個國土呢？

凡人愚癡不能了悟自性，不能證悟身中本具的淨土，於是發願往生東方、西方，覺悟的人，所在之處一樣都是的淨土。所以佛說：『隨著自身所住的處所，都

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
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

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
後除八邪，乃過八千。

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
睹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
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

能常持安樂。」

只要使君心中不存不善的念頭，離
西方極樂世界就不遠了。如果懷有
不善的心念，雖然念佛求往西方極
樂世界，也是很難到達。

現在奉勸諸位善知識，首先去除十
惡，就如同行了十萬里路；而後除
去八邪，就是走過八千里路。

念念都能徹見本性，行為永遠保持
平等正直，如此在彈指之間就能到
達西方，便可見到阿彌陀佛。使君

【註】一、彈指：表示極短的時間。
二、十善：不行十惡，即是十善。

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

【註】一、無生：諸法實相無生滅。
二、剎那：即須臾、念頃，即一個心念起動之間。

只要常行十善，何必再發願往生西方淨土呢？不斷除十惡的心念，有哪一尊佛會來迎請你往生淨土呢？

如果我能夠頓悟，契入無生無滅的涅槃境界，見到西方淨土就在剎那之間；如果不能證悟無生頓法，想要以念佛求生極樂世界，那路途就非常遙遠，如何能夠到達呢？我要為大家在剎那間，將西方淨土移到此地，讓大家現前就能看到，你們願意看嗎？

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

【註】一、頂禮：即兩膝、兩肘及頭著地，以頭頂敬禮，承接所禮者雙足。

大眾一起向六祖頂禮說：「如果在這裡就可看到西方淨土，又何必再發願往生呢？希望和尚慈悲，就展現西方淨土，普遍讓大眾都能看見。」

師言：「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

六祖說：「各位！世人自己的色身，就像是一座城，眼、耳、鼻、舌等器官好比是城門。外面有眼耳鼻舌身等五道門，內面有一道意門。心如同城中的土地，本性如同主宰的國王，性王就居

住在心地上。

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

性在心地上，就是如同國王在；性離開心地，就如同國王不存在了。性在時，身心才能生存；性若離去，身心就敗壞了。成佛要向本性中去覺悟，才能成就，千萬不可向身外去追求。自性迷了，就是眾生；自性覺悟了，就是佛。

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

心存慈悲之念，就是觀音菩薩；能歡喜施捨，就是大勢至菩薩。能夠心淨無染，就是釋迦佛；心存平等

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

【註】一、觀音：即觀世音菩薩，乃慈悲救濟眾生本願的菩薩。與大勢至菩薩同為阿彌陀佛的脇侍，世稱西方三聖。

二、勢至：即大勢至菩薩，乃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眾生離三塗，得無上力；又彼行時，十方世界一切地皆變動，故稱大勢至。

三、須彌：即須彌山，為聳立於一小世界中央的高山。

正直，就如同阿彌陀佛。有人我的分別心，就如同須彌山的障礙；心中起邪念，就如同洶湧的海水。心存毒害他人，就如同惡龍；心地虛妄不實，如同鬼神。常在塵勞紛擾中，就如同魚鱉；貪婪瞋怒，就如同在地獄；愚癡沒有智慧，就如同畜生。

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無邪心，海水竭；煩惱

善知識！經常行十善，天堂立即可到達；除去人我的分別心，如須彌

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

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

【註】一、覺性：能漸離一切迷惘而開悟真理的本性。

二、如來：由真理而來而成正覺之義。

三、六欲諸天：指欲界六天，即四大王天、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

山的障礙就會傾倒；去除邪心，洶湧的海水就會枯竭；煩惱沒有了，波浪也就平靜了；除去毒害心，魚龍就滅絕了。

能如此，那自己心地上的覺性如來，自然可放出很大的智慧光明，外照著六根在六塵中清淨無染，能夠破除欲界六天的業障。

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大眾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唯言：「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

如能迴光返照，自性清淨，貪瞋癡三毒立即消除，畜生、餓鬼、地獄等三惡道的罪業，在一時之間，同時消滅。（內無三毒污染，外無六塵障蔽）內外都能光明清徹，就和西方淨土沒有兩樣。如果不照這樣修行，又如何能到達西方淨土呢？」

大眾聽了六祖的開示之後，都能明白見性的道理，於是大家都向六祖禮拜。並同聲讚歎說：「太好

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了！」大家唯一的心願，就是：「普願法界的一切眾生，聽聞這段開示的人，都能當下得到開悟解脫。」

六祖說：「善知識！如果要修行，在家也是可以，不一定要出家在寺院。在家眾如果能夠依法修行，就如同東方人心地善良；出家在寺院，如果不依法修行，就如同西方人心存惡念。只要心地清淨，就是自性已在西方淨土。」

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

師言：「吾與大眾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

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

【會意】韋公又接著問：「在家要如何修行呢？希望和尚能為我們教導傳授。」

六祖說：「我為大家說『無相頌』，只要能依此無相頌修行，就如同和我經常在一起，沒有兩樣；如果不依照這無相頌修行，雖然剃髮出家為僧尼，對於修道又有什麼助益呢？」

此頌說：「心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又何必勞苦持守戒律呢？能以正直

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

【註】一、持戒：受持佛所制之戒而不觸犯。
二、修禪：超越三昧，修治前定，使之精妙，可超越出入自在。

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

的心行事，又何必再修禪呢？說到報恩，首要報答父母親養育之恩；談到義，就要能做到愛憐長上及晚輩，達於同體大悲。能夠禮讓，尊長和下屬之間必能和睦；能夠忍辱，就不會去宣揚眾惡了。

如果能夠下深工夫，鑽木可以生火，（比喻精進不懈可修成正果）；污泥之中必定可生出紅蓮，（比喻凡夫也可成佛）。苦口的是有利於病的良藥，逆於耳的必是忠實的言論。改過必然可生出智慧，

掩護短處，心內必定是不善良。平常要多作一些有利於人的事情，成就佛道並不是由施錢而得的。

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成就菩提自性，只要向內心尋找，何必徒勞向外去求玄妙呢？聽說這些頌偈，要能依照這道理去修正實行，天堂就是在我們眼前了。」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眾人且散，吾歸曹溪。眾若有疑，卻來相問。」

惠能大師又說：「善知識！大家一定要依照頌偈修行，證悟真如的本性，直截了當地成就佛道！要記得佛法是沒有對待的。大家暫且散

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註】一、善男信女：佛教廣稱男女信眾。
二、信受奉行：信受如來所說的法而奉行之。

會，我要回曹溪去了。大家如果還有疑問，就到曹溪來問我。」

當時，韋刺史、官員，以及在會中的善男信女，各自都有領悟，並且深信不疑，領受六祖的教法，依法奉行。

定慧一體第三

師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

【註】一、定慧：定是令心專注於一對象而達於不散亂之精神作用，或即指其凝然寂靜的狀態。慧是推理、判斷事理的精神作用。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

惠能大師開示眾人說：善知識！我這個頓教法門，是以定慧為根本。大家不要迷惑，認為定慧有所差別！（事實上）定慧是一體的，不是兩個不同的法。

定是慧的本體，慧是定的妙用。當發慧的時候，定的本體就在慧的妙用當中；當定的時候，慧的妙用就在定的本體中。如果能夠明白這個

道理，就是定慧均等的修學。

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是見者，法有二相。

各位修學佛道的人，千萬不可說「先定才能生發智慧，或者是先有智慧才能定」，以為定慧有先後的差別。如果作這樣的見解的人，就是認為法有二相的分別。

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

口上雖說好話，心中卻不存善念，枉費本性具有的定慧，使得定慧不能均等。如果心口都能以善相應，表裡一致，定慧就相等了。

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卻增「我法」，不離四相。

【註】一、諍：各方意見衝突不一致時，以言論定其勝負的議論。
二、我法：指我執與法執二執。我執，乃以不知人身為五蘊假和合，而固執此中，有常一主宰之人我。法執，乃不明諸法因緣而生，如幻如化，而固執法有實性者。
三、四相：即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

自己去覺悟，認真去修行，不要在口頭上爭執。如果爭執定慧有先後的分別，就如同執迷的人一樣。若不能斷除輸贏的分別心，卻是增長我執和法執，不能遠離四相。

善知識！所謂的「一行三昧」，就是在一切處所，無論是行住坐臥，

【註】一、一行三昧：心專注於一行而修習的正定。

經常要以純一正直的心行事就是了。

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

【註】一、道場：指修行的地方。
二、淨土：以菩提修成的清淨處所。

猶如《淨名經》所說：「正直的心就是道場，正直的心就是淨土。」

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

【註】一、諂曲：為欺瞞他人而故作嬌態，曲順人情。

千萬不要心行諂媚邪曲，而只是在嘴上說正直。嘴上雖說一行三昧，卻不以正直的心行事！只要能行直心，對於一切法不要有任何的執著。

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

【註】一、法相：諸法所具本質的相狀，或指其意義內容。

愚迷的人執著在法相，執著「一行三昧」，不經意地便說：「經常長時靜坐不動，妄想不起心，就是一行三昧。」作這樣解釋的人，就如同無情的木石一樣，卻是成為障礙修正道的因緣。

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

善知識！大道必須通達流暢，為何滯礙難行呢？如果心不執著在法上，大道就能流通。心如果執著於法上，那就是自我束縛。

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

【註】一、舍利弗：為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第一」著稱。

二、宴坐：即坐禪。

三、維摩詰：俗稱維摩居士，為佛陀的在家弟子，乃中印度毘舍離城的長者，雖在塵俗，然精通大乘佛教教義，其修為高遠，雖出家弟子猶有不能及者。

如果說常常久坐不動是對的，那就如同舍利弗在林中靜坐，卻被維摩詰居士訶責是一樣的。（出自《維摩經・弟子品》）

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善知識！又有些人教導打坐，察看自己的心念，觀想寂靜，身體不動也不起，用這個方法來下功夫。愚迷的人不知其中的道理，便因執著

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悟人頓修。自識

而成了顛狂，像這樣的人非常多。如此互相教導，便知道這是最大的錯誤。

善知識！定慧有如什麼呢？就好像是燈光，有燈就有光明，沒有燈就黑暗。燈是光明的本體，光明是燈的作用。名稱雖然有兩樣的不同，體性本是同一個。這個定慧法，也就是如此。

善知識！本來正道的教法，沒有所謂的頓法和漸法的分別，是因人的

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

【註】一、頓修：頓悟的修行。

二、假名：乃立於眾緣和合而生之法上，假施設之名詞。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

根性，有利鈍差別的緣故。愚迷的人漸次契入，覺悟的人當下頓悟。只要能自我證悟本心，見到真如本性，（所達到的境界）就沒有不同了，（為了接引根器不同的眾生）所以才立頓漸的假名。

善知識！我這個法門，從上追溯到釋迦牟尼佛以來，先立「無念」為宗旨，以「無相」為實體，以「無住」為根本。所謂的「無相」，就是在一切相上不著相。所謂的「無念」，是在心念上沒有妄念。所謂

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

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

的「無住」，就是人的本性。

對於世間的善良、凶惡、美好、醜陋，乃至於冤家和至親，（無論任何人）在言語之間有觸犯、諷刺、欺騙、爭執的時候，一並都要看做是虛幻空無的，就不會想要去報仇加害了。

在每個念頭當中，不要再去想以前的情境。如果心中常想著以前的事、現在的事、未來的事，使得念念相續不斷，就叫做「繫縛」。

如果能在一切法上，念念不執著，就是心無所繫縛了，這就是以「無住」為根本。

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

【註】一、法體：諸法的體相、本質。

二、清淨：指遠離因惡行所致之過失煩惱。

善知識！於外不執著一切相，叫做「無相」。能離開一切虛妄的假相，法體就能清淨，這就是以「無相」為本體。

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

善知識！在一切境界上，心不染著，叫做「無念」。在自己的心念上，能經常離一切境界，不在境上

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

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

起心動念。

如果只是什麼都不想，心念全部都除去；這一心念斷絕就死了，又到他地（無想天）出生，（無法到達究竟）那就大錯特錯了。

學道的人要深思，如果不能體會佛法大意，自己錯了倒還可以，如果又勸他人也如此修（那罪過就大了）。自己迷惑不能見性，又要毀謗佛經（那過錯就大了），所以要立「無念」為宗旨。

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

善知識！為什麼要立「無念」為宗旨呢？只是因為有些人，口上說已見性（實際上是未見性），迷惑的人，在塵境上會起心動念，於此妄念上就會生起邪見，一切的塵勞妄想，也就是從此地產生。

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

一切具足的自性，本來就無一法可得，如果說有所得，隨便亂說禍福之事，就是塵勞邪見。所以這個法門，要以立「無念」為宗旨。

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

【註】一、真如：指遍布於宇宙中真實的本體，為一切萬有的根源。

善知識！所謂的「無」，是「無」什麼事呢？所謂的「念」，是「念」什麼東西呢？所謂的「無」，就是沒有分別對待，沒有一切塵勞的心；所謂的「念」，就是念真如本性。

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

「真如」就是念的本體，「念」是真如的作用。「念」是真如自性所生起的作用，不是眼、耳、鼻、舌能生念。因為真如有自性，所以能夠起念；真如自性如果沒有了，眼

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註】一、見聞覺知：乃心識接觸外境的總稱，即眼識之用為見，耳識之用為聞，鼻舌身三識之用為覺，意識之用為知。

二、真性：不妄不變的真實本性，為吾人本具的心體。

三、第一義：最勝的第一真理，又稱真如、實相，也就是深妙無上的真理。

耳辨別色聲的作用，在當時就會敗壞。

善知識！真如自性隨緣生起念頭，六根雖然有見聞覺知的作用，但能不染著於一切境界，因而真性依然可常保自在。所以說：「能夠善巧分辨一切法性，於第一義的真如本性，能夠如如不動。」

教授坐禪第四

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

惠能大師向大眾開示說：善知識！什麼叫做「坐禪」？在這頓教法門中，沒有任何的障礙，對於外在的一切善惡境界，不起心動念，叫做「坐」；對內能證悟自性本不動搖，叫做「禪」。

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

善知識！什麼叫做「禪定」？對外能離開六塵境界相的干擾，稱為「禪」；對內自心不亂，稱為

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

「定」。外如果執著境相，內心就會散亂；外如果能不執著於境相，心自然就不會散亂。

本性本自清淨，本不動搖，只是因為接觸外境，心思對境產生分別執著，所以內心就亂了。如果接觸一切境界，心仍然不亂，這就是真定了。善知識！對外不染著境界相，就是「禪」，內心不雜亂，就是「定」，對外能禪對內能定，就是「禪定」了。

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

【註】一、菩薩戒經：有關菩薩應受持戒律的經典。

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淨名經》說：「當下能大徹大悟，豁然貫通，才得以恢復清淨的本心。」

《菩薩戒經》說：「我的本性，本來就是清淨的。」

善知識！在每個念頭之中，自證自己的本性，原來是清淨的，自己要努力修持，自己要精嚴奉行，自己去成就佛道。

然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

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卻生淨妄。

然而這個頓教法門所說的「坐禪」，原來就不執著於觀心，也不執著於觀淨，也不是坐著不動。如果說是執著於觀心，心原本是虛妄的，知道心念如同幻化，所以不要執著於觀心。

如果說是執著於觀淨，人的自性本來就清淨了，是因為有了妄念的緣故，覆蓋了真如本性。只要沒有妄想，本性自然就清淨了。如果用心觀淨，反而執著淨相，因此生出了

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

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

淨相的妄念。

「妄」沒有一定的處所，生執著心就是「妄」。「淨」沒有形象，卻立了淨的形相，還說是修行的工夫。作這種見解的人，反而障礙自己的本性，卻被「淨」的妄相所纏縛。

善知識！如果要修不動的話，只要在見到所有的人時，不要看他的是非善惡，以及種種的過錯，就是自性不動了。

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

善知識！迷惑的人，坐禪時身體雖然不動，但是一開口，就談論他人的是非長短好壞，這和修道是相違背的。如果執著在觀心觀靜，就是障礙修佛道了。

傳香懺悔第五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升座告眾曰：「來！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

【註】一、洎：讀計，及也。

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

當時，惠能大師看到廣州、韶州，以及各地方的學者、百姓，都聚集到山中來聽法，於是升上法座，告訴大家說：「來！各位善知識！這修行成佛的大事，必須從自性的覺悟上做起。

無論在任何時候，念念都要自我淨化，使心清淨，自己修正自己的行為，證悟自己的法身，證悟自心本來是佛，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嚴守

到此既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眾胡跪。

【註】一、胡跪：右膝著地，豎起左膝危坐。
二、香：比喻佛法的功德。
三、無相：一切諸法無自性，本性為空，無形相可得，故稱無相。
四、懺悔：悔謝罪過以請求諒解。

師曰：

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

戒律，這才是真的不假。

既然大家都從遠方，來到這裡，聚會在一起，都是大家共有此善緣。現在大家各自胡跪，我先為大家傳授『自性五分法身香』，其次再傳授『無相懺悔』。」大家依言都跪下。

六祖說：一、戒香：就是自己心中，沒有錯誤，不做壞事，不生嫉

無嫉妒、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

二、定香：即睹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

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孤恤貧，名「慧香」。

妒心，不生貪瞋心，不受危害，叫做「戒香」。

二、定香：就是無論看到善的或惡的境界相，自心不受擾亂，名叫「定香」。

三、慧香：自心無罣礙，經常以智慧觀照自己的本性，不造作各種壞事；雖然修一切善，但心不執著所修的善；對上要敬重，對下要體念，對於孤苦貧窮的人，要能憐憫體恤，名叫「慧香」。

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

【註】一、攀緣：心執著於某一對象的作用。

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

四、解脫香：就是自心無論在何處都不攀緣，不思量善，也不思量惡，可以自在而無所障礙，名叫「解脫香」。

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然對所有的善惡境界都不攀緣了，也不可沉沒在頑空，守住枯寂。必須要廣泛去參學，多用機會去聞法，證悟自性本有的真心，了達諸佛的理體，待人接物要能和氣，不可有人我的分別，從初發心到成就無上菩提，

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

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

【註】一、薰：即薰習，染淨迷悟諸法的勢力，薰附殘留在吾人心識上的作用。

善知識！各隨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

真如本性要常住不變，名叫「解脫知見香」。

善知識！這五分法身香，要各自向內心去薰習，不要向外去尋找！

現在要給你們傳授「無相懺悔」，可以消除過去、現在、未來等三世的罪業，使得身、口、意等三業得以清淨。

善知識！各自跟隨我的話一起說：弟子等，從前念、今念，以及後念，念念不被愚癡迷惑所染著；從

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前以來所造作的惡業、愚癡、迷惑等罪業，全部都懺悔淨盡，誓願當下能消滅，永遠不再生起。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以及後念，念念不被憍慢誑妄所污染；從前所有造惡、憍誑等罪業，全部都能懺悔淨盡，誓願當下能消滅，永遠不再生起。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以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所污染；從前所有造惡、嫉妒等的罪業，全部都能

【註】一、嫉妒：對於他人的善美等生起不悅的精神作用。

懺悔淨盡，誓願當下能消滅，永遠不再生起。

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

【註】一、愆：讀千，過失。

善知識！以上所說的是「無相懺悔」。什麼叫做「懺」？所謂的「懺」，就是懺除自己以前造下的過錯。

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

【註】一、憍誑：憍慢誑妄。

從前所有的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過，全部懺盡，永不再生起，這叫做「懺」。

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

所謂的「悔」，就是悔改以後不再犯過錯。從今以後，所有的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業，如今已覺悟，全部都斷絕了，永不再犯，這名叫「悔」。所以稱為「懺悔」。

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𠎝（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𠎝（愆）不滅，後過又生。前𠎝（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

凡夫愚癡迷昧，只知道懺除以前所犯的過錯，不知道悔改以後再犯的過失，由於不知道悔改的緣故，所以以前所造的罪過，也沒有消滅，後造的罪過，又繼續增生。前面所

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

【註】一、發：心中生出。

二、誓願：發願起誓為完成某一件事情。

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
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
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
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

造的罪過沒有消滅，後面的過錯又繼續增生，怎能說是「懺悔」呢？

善知識！既然已經懺悔完畢，再與各位善知識一起，繼續宣發「四弘誓願」，大家必須用心注意聽！

自己心中有無邊的眾生，發願起誓要度化；自己心中有無邊的煩惱，發願起誓要斷除；自性中含有無盡的法門，發願起誓要學習；自性中含有無上的佛道，發願起誓要成就。

善知識！大家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

善知識！大家不都是這麼說「眾生無邊誓願度」嗎？怎麼說呢？（自性都要自度），並不是惠能度的。

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善知識！心中的眾生，就是所說的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以上種種的心態，都是自心中的眾生，各自都必須做到自性自度，才能稱為「真度」。

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

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

什麼叫做「自性自度」？就是自己心中的邪見、煩惱、愚癡等眾生，要用正見來度。既然有了正確的知見，就要用自性的般若智，去打破愚癡迷妄的眾生，各各去完成自性自度。

邪見來時用正見度，迷惑來時用覺悟度，愚癡來時用智慧度，惡念來時用善念度。以如此的方法來度心中眾生，才叫做「真度」。

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

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

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

又說到「煩惱無邊誓願斷」，就是要用自性的般若智，以除去虛妄的思想心就是了。

又談到「法門無盡誓願學」，必須要自己證悟本性，經常以正法行事，才能稱為「真學」。

又說到「無上佛道誓願成」，就是要經常能夠低心下氣，行於真正的佛道上，必須遠離迷昧與覺悟的對立，經常生起般若智，除去真與妄

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

【註】一、歸依：歸敬依投於佛、法、僧三寶。

善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

【註】一、二足尊：以佛圓滿福、智之二足，為眾人中之最尊最貴者，稱為二足尊。

的對立，如此的超越，就能證悟佛性，也就能在一言之下成就佛道。能夠經常念及依此法修行，才是發心修持四弘誓願的方法。

善知識！如今已發完「四弘誓願」了，更要給各位善知識，傳授「無相三歸依戒」。

善知識！歸依自性的本覺，福和智都能圓滿成就，如此最為尊貴；歸依正知正見，才得以離開慾望，是最為尊貴；歸依六根清淨，能一塵

不染，是大眾中最尊貴的。

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

【註】一、邪魔外道：指妨礙菩提道之邪法惡魔。如惡鬼神化作佛形，惱亂行者正定；或世間外道妖孽之師，妄說禍福，以干擾修行人正見者，統稱邪魔外道。

從今天開始，要稱自性的本覺為師，更不應該歸依邪魔外道，要經常以自性三寶來自我證明才是。

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

勸導善知識要歸依自性三寶：所謂「佛」，就是覺悟；所謂「法」，就是正知正見；所謂「僧」，就是六根清淨。

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二足尊。

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

【註】一、貢高：將他人與自己比較，而產生自負高傲的心。

自心能夠歸依自性的本覺，邪迷就不生了，慾望減少了，就能知足常樂，才能遠離財色的糾纏，名叫「二足尊」。

自心能夠歸依自性的正覺，念念就沒有邪見，由於沒有邪見的緣故，所以就沒有人我分別、貢高自大、貪愛、執著的心，名叫「離欲尊」。

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

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卻成妄。

自心能夠歸依自性的清淨，所有的塵勞、愛慾的境界，自性都不去染著，名叫「眾中尊」。

如果能依照三歸依修行，就是自歸依。凡夫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從早到晚，只說受三歸戒。如果說歸依外面的佛，那佛在何處呢？如果看不見佛，那憑什麼歸依佛呢？這就是成為打妄語了。

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

【註】一、觀察：對境之繫念，以智慧照察，正念觀彼，如實修行。

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

善知識！各人自我觀察，不要錯用心了。經文中明白地說「自己歸依自性佛」，沒有說「歸依他方的佛」。自己的自性佛不歸依，就沒有地方可歸依了。

現在既然已經自我覺悟了，各自必須歸依自心的三寶。能往內調御自己的心性，並向外禮敬他人，這就是自歸依了。

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

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

善知識！既然已經歸依自性三寶了，各位再專心注意聽，我為你們說「一體三身自性佛」的道理，讓你們能清清楚楚看到自性三身，自己能夠覺悟自性。

全部跟隨我念：「在自己的色身中，歸依清淨法身佛；在自己的色身中，歸依千百億化身佛；在自己的色身中，歸依圓滿報身佛。」

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

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

善知識！這色身如同是一間房屋，所以不能說歸依這色身。所歸向的是法身、報身、化身這三身佛，都在自己的本性中。因為自心迷惑了，所以看不到內在的本性。

向外尋找三身如來，就看不到自己的身中，自有自性三身佛。你們要聽我說，使你們都能在自身中，證悟自性中本有三身佛。這三身佛要從自性中證得，不是從身外可以找得到。

何名「清淨法身」？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

什麼叫做「清淨法身」呢？世人的本性，本來就是清淨的，一切萬法都可以從自性中生起。如果心中思量一切的惡事，就會造作惡行；思量一切的善事，就會做出善行。

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

這一切的善惡諸法，都在自性之中，如同天空經常清明，日月經常明亮，卻被浮雲所覆蓋，所以形成雲上光明，雲下黑暗的情形。忽然遇到風吹，使得雲散開以後，上下就會一片光明，一切的現象，都能

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

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

顯現出來。世人的習性經常浮游不定，就像天空中的浮雲一樣。

善知識！智就如同太陽，慧就如同月亮，智慧的光是經常明亮的。由於執著於外面的塵境，所以被妄念的浮雲，覆蓋了自己的本性，因此不能產生明朗的作用。

如果能夠遇到善知識，聽聞真正的佛法，自我除去迷惑妄見，內外都能夠明白徹通，在自己的本性當中，一切萬法也都能顯現出來了。

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

所有覺悟本性的人，都具有這樣的能力，這名叫「清淨法身佛」。

善知識！自心要歸依自己的本性，就是歸依真佛。所謂的「自歸依」，就是要除去自性中沾染的不善心、嫉妒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以及一切時中，一切所造的不善行為。

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

經常看到自己的過錯，不去說他人的是非好壞，就是「自歸依」。時常需要懷有謙下的心，普遍地恭敬一切人，就是了悟本性通達事理，更沒有任何的停滯障礙，這就是「自歸依」。

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

為何叫做「千百億化身」呢？如果不起思量，萬法的體性本是空的，如果對境心念生起思量，就稱為「變化」。

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

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思量壞事，自心就化為地獄；思量善事，自心就化為天堂；心存毒害，自心就化為龍蛇；心存慈悲，自心就化為菩薩；自性起智慧作用，自心化為上天諸界；自性蒙蔽成愚癡，自心就化為下方三惡道。

自性隨緣感應而產生變化的情況，非常的多，迷昧的人不能反省覺悟，每個念頭之間，常起惡念，所以常在惡道中行事。如果能迴光返照，生起一善念，智慧隨即生起，

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

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

這名叫「自性化身佛」。

什麼叫做「圓滿報身」呢？譬如說，一盞明燈能夠除去千年的黑暗，一經開啟智慧，就能夠滅除萬年來的愚迷。不要再想往前的事情，因為過去的事情不可能再得到；應該思考往後，每個念頭都要能圓滿光明，自然可以了見本性。

善與惡雖然不同，其根源的本性沒有兩樣，這沒有兩樣的本性，就叫做「實性」。在真實的本性中，善

與惡都不染著，就叫做「圓滿報身佛」。

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

自性中若生起一惡念，就會滅除萬劫以來所修的善因；自性中如果生起一善念，就得以使如恒河沙數的惡滅盡。一直到成就無上菩提，每個念頭都能自見本性，不失去見性的本念，就叫做「報身」。

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

善知識！從法身去思量，就是化身佛；念念都能自己看見自性，就是報身佛。自己要從中體悟，自己修

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

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

持，才能圓滿自性的功德，這就是「真歸依」了。

皮肉是屬於色身，色身有如房舍，不可說是歸依。只要能夠覺悟，自性中具足三身，這樣就是認識自性佛了。

我有一首「無相頌」，如果能夠讀誦並依此修持，在一言之下，就能使你累積多劫以來的迷惑和罪業，一時之間就消滅了。

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

無相頌說：「迷昧的人不明理，只知修福卻不修道，以為修福便是修道；布施與供養雖可獲無邊福，但心中的貪、瞋、癡等三惡，仍與原來一樣繼續在造。如果想以修福來滅除罪業，後世雖然獲得福報，但罪業仍然存在；只要向本性中去除造罪的因緣，各自在本性中真正地去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

忽然了悟大乘佛法的真正懺悔，從自心中除去邪念行於正道，就沒有

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罪業了；學道要經常在自性上觀照，就能與諸佛的成果一樣了。五祖弘忍大師只有傳下，這一頓悟法門，普願聽聞的人都能見性，就可與諸佛同體了；如果想要將來找到自性法身，就要遠離一切法相，並將心中塵染洗盡。

要努力於自見本性，不要虛度時光，要知道只要一口氣上不來，這一輩子就完了；如果想要了悟大乘佛法，得以徹見本性，必須虔誠恭敬的合掌，專心祈求此一無上的大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

道。」

惠能大師說：「善知識！大家必須要背誦，專心取法，並依此頓法去修行，在一言當下，就能見到自性，能做到如此，雖離開我有千里的遙遠，也如同經常在我身邊。如果獲得此頌之言，卻不能領悟，即使是在我面前，也猶如隔千里之遠一樣，那又何必如此勤勞，從老遠的地方前來呢？大家善自珍重，好好去修持吧！」

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大眾聽聞六祖說此頓教法門，沒有不開悟的，全都充滿了法喜，遵奉頓教法門去修行。

參請機緣第六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

【註】一、尼：比丘尼的略稱，原指出家得度，受具足戒之女性，後泛指出家之女子。

二、大涅槃經：又稱大般涅槃經、涅槃經，凡四十卷，北涼曇無讖譯，乃宣說如來常住、眾生悉有佛性、闡提成佛之教義。

六祖自從黃梅得法之後，回到韶州的曹侯村，當時沒有人知道此事。當時有一位讀書人，名叫劉志略，對惠能大師非常禮遇。劉志略有一位姑姑出家當比丘尼，名叫無盡藏，經常誦《大涅槃經》。

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

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

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六祖一聽之下，立即知道經中微妙的涵義，於是就為她解說經義。無盡藏拿著經卷來問六祖，有關經中的字義，六祖說：「字我就不認識了，如果要問經義，那就可請問。」

無盡藏說：「連字都不認識了，怎麼能夠知道經中的義理呢？」

六祖說：「諸佛的微妙真理，並不在文字之中。」

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

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

【註】一、耆德：德高望重的長者。
二、晉武侯：或稱魏武侯，指曹操。
三、玄孫：曾孫之子，自身以下第五代。

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僧居之，俄成寶坊。

無盡藏聽了之後非常驚訝，就到處告知村里中德高望重的老人，說：「這是一位有道的人，我們應該迎請供養。」

有晉武侯的玄孫曹叔良，以及當地的百姓，爭相前來瞻仰禮敬六祖。

當時的寶林古寺，自從隋朝末年，被戰火摧殘，已經成為廢墟了。於是就在寶林寺的原地，重新建造佛

【註】一、梵宇：稱廟寺佛堂。

二、僧：出家剃髮，從佛學道，具足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住於四向四果的聖弟子。此地指惠能大師，但當時尚未剃髮，然其心淨已具足出家要件。

三、寶坊：寺院的稱呼。

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遁於前山，被其縱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於是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

【註】一、惡黨：指為爭奪衣鉢，不實際修行的一群惡徒。

二、趺坐：又稱結跏趺坐。即右足置於左腿上、左足置於右腿上之盤足坐法，又稱如來坐。

寺，延請六祖在此居住，很快這寶寺就建造完成了。

六祖在此住了九個多月，又被居心不良的黨徒追到了，大師就隱遁到寺前的山中，被這些惡人放火焚燒草木，六祖將身體擠入石縫中隱藏，才得免於被害。於是在石頭上，尚有六祖盤坐的膝蓋痕跡，以及所穿衣服的布紋，因此後人稱為

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

一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

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

「避難石」。

這時六祖想起五祖臨別時，有「逢懷則止，遇會則藏」的囑咐，因此他的行蹤，從此就隱藏在懷集和四會兩地之間。

有一僧人名叫法海，是韶州曲江人。初次前來參訪六祖時，就問說：「即心即佛是什麼意思？希望大師能夠慈悲指示教導。」

六祖說：「當前的一念不生妄念就是淨心，後念能持續清淨不滅就是

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

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等，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註】一、定慧等等：又稱定慧等持、定慧雙修。乃等同任持禪定與智慧，雙運並修而無輕重先後之別。

二、習性：此謂習種性，乃經由後天修行、熏習而得之種性。

佛；能幻化成就一切相就是妄心，能不染著一切相的就是佛。我如果要詳細說明，即使經過無量劫的時間，也說不完。

聽我的偈語說：『此心能了了分明就是慧，能夠如同佛覺悟就能生定。能夠修到定慧等同的境界，心中自可清淨無染。能徹悟此一頓教法門，是由於你以前修習所成就的種性。妙用本來出自於無生滅的本體，能以定慧雙修才是正確的方法。』」

三、無生：諸法無生滅的實相。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法海聽到六祖開示的當下，大徹大悟，因此作偈語讚歎說：「這個心本來就是佛，如果不覺悟，實是枉屈了自己；如今我已知道定慧的正因，必須要定慧雙修，才能遠離一切諸相的染著。」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

有一僧人名叫法達，是洪州（今江西南昌）人，七歲時出家，經常念誦《法華經》。前來禮拜六祖大師，頭卻不著地。

【註】一、法華經：《妙法蓮華經》的略稱，凡七卷或八卷，後秦鳩摩羅什譯，其主旨在契入佛陀教說的真思想。

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

【註】一、物：可產生變化或質礙的形色。此指障礙本心的東西。
二、蘊習：蘊釀的習氣。

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

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

六祖斥責他說：「頂禮時頭不著地，這和不行禮有何差別？你的心中必定有心物，到底有什麼習氣蘊存在心中呢？」

法達說：「我念《法華經》已經達到三千部了。」

六祖說：「你如果念到一萬部，能夠真正了解此經的真意，還不以此自負勝於他人，那你修行的境界和我就一樣了。但如今你卻辜負了念經的大事業，卻還不知道過錯。聽

【註】一、慢幢：比喻驕傲高慢的心，有如說法時高聳的幢。

師又曰：「汝名什麼？」

曰：「法達。」

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

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

我的偈語說：『頂禮的作用，本是降伏貢高我慢的心，你頂禮時，為何頭不著地呢？心中存有我執，罪業就生起，如果誦經不自恃有功，如此才能獲得無比的福報。』」

六祖又問說：「你名叫什麼？」

法達說：「我名叫法達。」

六祖說：「你的名字叫法達，可曾通達一切法呢？」

六祖又說一偈語：「你的名字叫法達，勤於誦經不曾休息；但你只是

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
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

隨著聲音，憑空誦經而已，誦經要能達於明心見性，才能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

法達聽聞偈語之後，向六祖懺悔謝罪並請益說：「從今以後，我應當要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並不了解經中的義理，心中經常有疑惑。和尚的智慧廣大，希望能簡略為我解說經中的義理。」

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

六祖說：「法達！此經經義非常通達，你的心卻不通達；經中的本義

經，以何為宗？」

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

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一徧，吾當為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

沒有疑問，是你自己心中起了疑問。你念這部《法華經》，以什麼為宗旨呢？」

法達說：「弟子的根性暗昧魯鈍，向來只會依經文誦念而已，哪裡知道宗旨要義呢？」

六祖說：「我不認識文字，你試取一段經文，讀誦一遍給我聽，我就為你解說。」法達就以高聲念誦經文，到了第二品的方便品。

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

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

【註】一、一大事因緣：謂諸佛出現於世間之唯一的大目的，是為開顯人生的真實相。

二、佛之知見：指諸佛如來照見諸法實相妙理之知見慧解。

六祖說：「停止！這部經原來是以『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為宗旨，縱使說再多的譬喻，也沒有超過這個範圍。

什麼是一大事因緣呢？經文上說：『諸佛世尊，都是為了一大事因緣，所以才出現於世間。』所謂的一大事，就是佛的知見。

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

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

世間的人，心向外迷惑執著於一切相，向內迷昧執著於空相。如果能面對一切相而不執著一切相，面對空相而不執迷於空相，就是內外都不被迷惑了。如果能覺悟此一法門，在一念之間，心地開朗，這就是開佛知見。

這佛，有如覺悟。這覺可分為四門：就是開發『覺知見』，顯示『覺知見』，證悟『覺知見』，契入『覺知見』。如果聽聞開示，便

——『本來真性』而得出現。

【註】一、開示悟入：開，即破除眾生的無明，開如來藏，見實相之理。示，惑障既除則知見體顯，法界萬德顯示分明。悟，障除體顯後，則事理融通而有所悟。入，事理既已融通，則可自在無礙，證入智慧海。

二、知見：依自己思慮分別而立之見解。

能悟入，這就是佛的『覺知見』了——如此「本來的真性」就能夠顯現出來了。

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

你要謹慎，不可錯解經中的意義！看到經典上佛說「開示悟入」，就自以為是，認為「佛之知見」是說給佛聽的，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是沒有份的。如果作這樣解釋，那就是在毀謗佛經，污衊佛祖。

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

他們既然是佛，已經具備佛的知見，何必又要開佛的知見呢？你現在應當要確信：所謂「佛的知見」，就是只有你自己的本心，心外就再沒有別佛了。

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

因為所有的眾生，自己蔽障自性的光明，貪求喜愛六塵的境界，被外境的塵緣，干擾內心的清淨，甘願受外境的差遣；只好勞累那佛陀，

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妒，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眾生知見。

從正定中起來，以種種的善巧方便，苦口婆心地勸化，希望眾生能放下，息滅一切妄想執著；不要向外貪求塵境，能做到與佛沒有不同的境界，所以說「開佛知見」。

我也勸說所有的人，在自己心中，要經常開佛的知見。世人的心地不正，因愚癡迷昧而造下罪業，口雖說善心卻不善，常起貪婪心、瞋恨心、嫉妒心，用諂媚的話去討好他人，還貢高我慢，侵犯別人且危害他物，自我開啟眾生的知見。

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

如果能端正己心，經常生發智慧，觀照自己的心念，停止造惡多行善事，這是自我開啟佛的知見。你必須要在念念之間，開啟佛的知見，不要開啟眾生的知見。

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眾生知見，即是世見。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

能夠開啟佛的知見，就是出世；如果開啟眾生的知見，就是世間的邪見。你如果只是非常辛勞地執意念《法華經》，以為是修行的功課，

【註】一、出世：超越世俗、出離世塵之謂。
二、世見：指世間的邪見。
三、犛牛愛尾：犛牛為生長在青康藏高原的一種牛，尾巴非常漂亮，常常扭動身

體，讓尾巴往上盪，每往上盪一次，牛就往後看一下尾巴，以表其喜愛之心。

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

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

【註】一、轉經：唱誦佛經，並實踐經義。

這和犛牛愛尾有什麼不同呢？」

法達說：「如果是這樣，那只要懂得義理就可以了，不用再誦經了是嗎？」

六祖說：「經典有什麼罪過呢？那會障礙你念經呢？只因為執迷與覺悟，在於個人，是損失或是利益全由你自己。能夠口誦經心依經義去行，就是在轉經；如果只是口誦心卻不依經行，就是被經所轉。

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註】一、白牛車：比喻佛法中的大乘。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

聽我說偈語：『心迷惑了，就會被法華經所轉，心開悟了，就是轉法華經；你誦經已經很久了，卻不明白經中的義理，豈不是把經義作成仇家。無所執念的心念才是正，如果有所執念，那念就成邪了；當有念無念都不執著於心，這就有如永遠駕馭著自性的白牛車。』」

法達聽了偈語之後，不知不覺悲喜淚泣，於言下即刻大徹大悟，於是稟告六祖說：「法達從往昔以來，

再啟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

【註】一、聲聞：聽聞佛陀聲教而證悟的出家弟子。

二、菩薩：以智求無上菩提，以悲下化眾生，修諸波羅蜜行，於未來成就佛果的修行人。

三、度量：測度深淺。

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

確實未曾了解經義而轉動法華，卻被法華經所轉了。」

接下來法達再啟問說：「佛經說：『諸大聲聞、（緣覺）乃至於菩薩等三乘人，都用盡他們的思惟，共同來衡度測量，也不能測知佛的智慧。』

今天只要讓凡夫能了悟自己的本心，就叫做佛的知見，我自認為並非是上等根器，（對於大師所

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

【註】一、三車：即羊車、鹿車、牛車。羊車，比喻聲聞乘；鹿車，比喻緣覺乘；牛車，比喻菩薩乘。

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

說），難免會生疑惑毀謗。

又經中說到三車，這羊車、鹿車，與白牛車，到底要如何分別呢？願求和尚慈悲再為開導明示！」

六祖說：「《法華經》的經意非常清楚，是你自己執迷而與經義相違背。這三乘人不能夠測知佛的智慧，錯誤是出在以意識心來度量佛智。」任你費盡心思共同來推測，反而會離道更遠而已。

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卻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

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

佛本來就是為凡夫說法，不是為佛說法，這個道理如果不肯相信，就任由他退出法會的席位。這種人全然不知道，自己坐在白牛車，卻偏要向門外尋找羊、鹿、牛三車。（猶如佛知見在自性上，卻又向外找）

況且經文中明明向你說：『只有一佛乘，沒有其他的教乘。有如說大、小二乘，或說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以至於無數的善巧方便教

【註】一、一佛乘：佛說一乘之法，為令眾生依此修行，出離生死苦海，運至涅槃彼岸。
二、方便：巧妙地接近、施設、安排等。
三、譬喻：為使人易於理解教說之意義內容，而使用實例或寓言等加以說明。

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

乘，種種的因緣、譬喻等的言詞，這些法都是為了說明一佛乘的緣故。』

你為何不省察這個道理呢？三車是假設的方便法，是因為昔時為迷失眾生而設的緣故；至於一佛乘才是真實的，是因現在法華會上，因緣成熟的緣故。這只是要教導你，去除三乘的方便假設，歸於真實的一佛乘，當歸入實相之後，就不再有佛眾生的名相了。

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

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

應當要知道，所有的珍貴財富（自性含藏萬有），都是屬於你自己的，都由你自己享用。更不要作父（佛）想，也不要作子（眾生）想，也不用作任何的思想，這才是真正持用《法華經》了。

從前劫到後劫，真正做到與經義同在，猶如手不釋卷，從白天到晚上，無時無刻不在持念《法華經》。

達蒙啟發，踴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

【註】一、火宅：迷界眾生所居住的三界。火喻五濁等，宅喻三界。

二、法中王：佛為法門之主，能自在教化眾生。

法達蒙受啟發，歡喜雀躍，用偈語讚歎說：「從前所誦三千部《法華經》，在曹溪六祖的一句開示下，全都放下不執著；如果不明白佛出世的宗旨，怎能息滅累劫所生的狂慢呢？這羊車（聲聞乘）、鹿車（緣覺乘）、牛車（菩薩乘），都是權變的巧設，這漸初（聲聞）、漸中（緣覺）、漸後（菩薩），都是為了善於顯揚一乘的佛法。誰知生長在煩惱火宅內的凡人，其原來的本性就是法中王的佛呢？」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

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

【註】一、玄旨：指玄妙幽微之旨趣，亦即宗旨的根本義。

六祖說：「從今以後，你才可以真正稱為念經僧。」法達從此領受經中玄妙的旨趣，也不停止誦經。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

【註】一、楞伽經：全稱《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凡四卷。楞伽，山名；阿跋多羅，入之義，意謂佛陀入此山所說之寶經，經中宣說世界萬有皆由心所造，吾人認識作用之對象，不在外界而在內心。

有一僧人名叫智通，壽州安豐（今安徽省壽縣）人，從最初到今，看《楞伽經》大約有一千多遍了，但還是不知道「三身四智」的意思，前來參禮六祖大師，請求能為他解說其意義。

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註】一、清淨法身：謂吾人之身，即是如來法身，故吾人之自性本即清淨，並能生出一切諸法。

二、圓滿報身：謂自性所生般若之光，若能滌除一切情感欲望，則如一輪明日，高懸於萬里晴空之中，光芒萬丈，圓滿無缺。

三、千百億化身：謂吾人若能堅信，自性之力勝於一切化身佛，則此心向惡，便入地獄，若起毒害之心，便變為龍蛇；若此心向善，便生智慧，若起慈悲之心，變為菩薩。

六祖說：「所謂的三身：清淨法身，就是你的本性；圓滿報身，就是你的智慧；千百億化身，就是你的行為。

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

【註】一、四智：將有漏第八識、第七識、第六識，及前五識，轉變為四種無漏智，即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

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

如果離開本性，另外說有三身，這就是有身而沒有智慧；如果能夠了悟三身是本性所具有，並非是三身都各有自性，就叫做四智菩提。

聽我的偈語說：『自己的本性本來就具有三身，開發明了就成了四智。不必離開見聞覺知，只要能超越塵境，就能直登佛地。我現在為你說，希望你能正信永遠不要迷

通再啟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

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

惑。不要去學那些心外求法的人，整天口說菩提，卻不知菩提。』

智通再啟請說：「四智的真義，可請大師再解說嗎？」

六祖說：「既然證悟三身，自然明白四智，何必再問呢？如果離開了三身，卻另外去說四智，這叫做有智無身，即使說這樣是有智慧，終究還是沒智慧。」

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

【註】一、大圓鏡智：乃轉第八阿賴耶識所得之智，此智離諸分別，所緣形相微細難知，不妄不愚一切境相，性相清淨，離諸雜染，如大圓鏡之光明，遍映萬象事理，纖毫不遺。

二、平等性智：係轉第七末那識所得之智，此智觀一切法，自他有情，悉皆平等，與大慈悲等恆共相應，平等普度一切

六祖又作偈語說：「大圓鏡智是說明自性的清淨，平等性智是說明自心的沒病；妙觀察智是說明自性的自然，成所作智是說明本性的成就圓滿。降伏第六意識的妄想，及第七末那識的執著，自然就轉識成智，成就前五識本體的清淨妙用，及第八識的大圓鏡智，但這只是在名相言說上轉，其實性未改變。如果能在悟轉處，不留一絲的迷情，那繁雜多起的妄念，就永遠處在大定之中。」

眾生。

三、妙觀察智：係轉第六意識所得之智，此智善觀諸法自相、共相，無礙而轉，依有情眾生不同根機，自在說法，教化眾生。

四、成所作智：係轉眼、耳等前五識所得之智，此智欲利樂諸有情，故能於十方，以身、口、意三業為眾生行善，成本願力所應作事。

五、五八六七：五八識係指眼、耳、鼻、舌、身等五識，與第八阿賴耶識（藏識）。五八識皆屬現量，無我法二執，於證達佛果時，眼等五識轉為成所作智，為利益一切凡夫二乘類，成種種變化事之智；阿賴耶識轉為大圓鏡智，為如來萬德之總本。六七識係指第六意識，以及第七末那識（意根）。第六意識的特性是妄想

分別，第七意識的特性是執著，都含藏於第八識中，成為污染本性的根源。當降伏妄想執著後，第六識轉成妙觀察智，第七識轉成平等性智，那前五識及第八識在證果時，自然轉識成智。

六、那伽定：那伽是無罪的意思，那伽定又稱那伽大定，為佛之禪定，行住坐臥皆在定中。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終亡染污名。」

智通至此，頓然覺悟自性本具的智慧，於是向六祖呈偈說：「法身、報身、化身等三身，原來是我本體具有。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等四智，原來是本具明徹的心。這三身和四智是融合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

【註】一、髫年：童年。髫，讀條，指小兒額前下垂的頭髮。

而沒有障礙的，隨應萬物而出現不同的形狀。如果生起修正的心，都是妄動，如果要守住本心，那就不是真功夫了。這三身、四智由於大師的開示才明白，今後再也不被這些假相所污染了。」

有一僧人名叫智常，信州貴谿（今江西省貴谿縣）人，童年時就出家，立志求得明心見性。

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問何事？」

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

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

有一天前來參禮六祖，六祖問說：「你從什麼地方來？想問什麼事呢？」

智常答說：「學僧最近前往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白峰山，參禮大通和尚，承蒙他開示，有關見性成佛的道理，但心中仍有疑惑未能解決。因此從遠地前來參禮，祈望和尚慈悲為我指示。」

六祖說：「大通和尚有什麼說法呢？你試舉例說說看。」

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智常本心本性？』

【註】一、丈室：一丈四方之室，即禪寺中住持之居室或客殿，轉成住持的住室。

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

對曰：『見。』

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

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

智常回答說：「智常到那裡，大約住了三個月，未曾蒙受指示教誨。因為求法心切的緣故，有一天晚上，獨自進入方丈室，請大通和尚開示：『什麼是我的本心本性呢？』

大通和尚於是問說：『你看見虛空嗎？』

我回答說：『看見。』

他說：『你看到虛空有相貌嗎？』

我回答說：『虛空沒有形體，怎會有相貌呢？』

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

【註】一、真知：真正地明白。

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觀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

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

他說：『你的本性，就如同虛空一樣。返觀自己的本性，了然沒有一物可以看見，這名叫正見；沒有一物可知，就叫真知。

沒有青或黃、長或短的分別，只要能見到本源的清淨無染，覺察觀照圓明的本性，就名叫見性成佛，又名叫極樂世界，也名叫如來知見。』

學僧雖然聽了大通和尚的開示，仍

示！」

然不能解除心中的疑惑，所以祈請和尚慈悲開示！」

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大虛生閃電。

六祖說：「那和尚所說的道理，還是存有知見，所以無法使你明白。我現在指示你一偈語：『不見到一法，心中仍存無的念頭，如同浮雲遮住太陽一樣；不知道執於一法，仍然是執守空的知見，有如太虛空中生閃電一般。

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

這個知見在瞬間興起，剎那消失，這種錯誤的認知，何曾了解方便法

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門呢？你應當要觀照每一念，自知落入知見就是錯誤，能知非改正，自己本性的靈光，就會常常顯現了。』」

智常聽聞偈語後，心意即時開朗，於是向六祖陳述一偈說：「無緣無故生起知見，執著外相還希望求得菩提自性；心中還存著開悟的念頭，怎能證悟而超越已往的迷惑呢？自性是覺悟的本源體，如果隨念造業，就會冤枉遭受生死輪迴。如果不進入祖師室，至今還是茫茫然，趣向存無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

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

見、守空知的兩頭。」

智常有一天問六祖說：「佛說小、中、大三乘的教法，又說最上乘的教法，弟子不能了解，願求和尚慈悲教導傳授。」

六祖說：「你應該觀照自己的本心，不要執著於心外的法相名詞！教法沒有四乘的分別，是由於人心自有所不同的差別。讀誦經典仍不離意識分別，就是小乘；了解佛法知道義理，就是中乘；能夠依佛法修行，就是大乘。

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

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知道萬法都是相同的，都是俱備在自性之中，不為一切所染著，離開所有法相的污染，沒有一物可得，就叫做最上乘。乘是實踐的意思，不在口頭上的爭論。你必須自己依法修持，不用問我！無論在任何時候，自性都能保持自然如如不動。」

智常禮謝六祖，從此隨侍六祖，一直到六祖圓寂。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

師曰：「汝何處未明？」

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

有一僧人名叫志道，廣州南海（今佛山市）人。向六祖請益說：「學僧自從出家以來，閱覽《涅槃經》已經有十幾年了，還是不明白經中的大意，願求和尚慈悲垂示教誨！」

六祖說：「你什麼地方不明白呢？」

志道說：「『諸行都是無常，是生滅的法則；當生滅就都消失了，寂滅是為真樂。』對這首偈

師曰：「汝作麼生疑？」

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

我有疑惑。」

六祖說：「你為什麼會生疑問呢？」

志道說：「所有的眾生都有二身，就是色身和法身。色身是無常的，有時生有時滅；法身是恆常的，卻是無知無覺。

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

經中說：所謂的『生滅都消滅了，寂滅是為真樂。』，不知是哪一個身進入寂滅？是那一個身受真樂？如果是色身的話，色身毀滅之後，

地水火風四大合體就分散了，這完全是苦，既然是苦，就不能說是樂。

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

【註】一、法性：諸法的真實體性。

二、五蘊：聚一切法為五種類別，即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

如果說是法身入於寂滅，就形同草木瓦石一樣，又誰來享受真樂呢？又法性是生滅的本體，五蘊是生滅的作用。

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

一個本體五種作用，生滅應是常在；生時就是從本體生起作用，滅時就攝收五蘊的作用，歸於本體。

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

如果聽任有再生之事，那就是有情的眾生，永不斷絕永不消滅；如果不聽任有再生之事，那就永遠歸於寂滅，形同無情的物類。

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

【註】一、禁伏：禁制束縛。

如此一來，那一切諸法就被涅槃所束縛了，生命尚且不存在，還有什麼真樂可說呢？」

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之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

六祖說：「你是佛門弟子，為何學習外道的斷常邪見，而且以此邪見，來議論最上乘的佛法呢？根據你所說，那色身之外還另有法身

【註】一、外道：不合乎正道的異端邪說。

二、斷常：偏執世間及我終歸斷滅之邪見。

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

了，離開色身的生滅，以另求法身的寂滅，你又推測涅槃的真常之樂，說是有身去受用。

這是執著於生死的假相，耽著於世間的享樂。你如今應當知道，佛是為了一切迷惑的眾生，妄認五蘊和合的色身為自體的本相（我執），分別妄認一切法為外塵相（法執），因此產生貪生怕死的現象，使得每個妄念都遷流不斷，不知道這些現象，有如夢境幻想，虛假不實，導致冤枉遭受輪迴的痛苦。

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

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

所以將真常之樂的涅槃，反而看成是苦相，整天在夢幻假境中追求。佛因為憐憫眾生的緣故，所以才開示涅槃的真樂，在剎那間沒有生起的相，剎那間也沒有滅除的相，更沒有生滅相可以滅除。

這才是寂滅現前的境地，當寂滅現前的時候，也沒有現前的量可得到，這才叫做常樂。這涅槃真樂，沒有受者，也沒有不受者。

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

那裡有一體五用的名稱呢？更何況說，涅槃禁制束縛了一切的萬法，讓一切法永不能生，這就是在毀謗佛法啊！

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

聽我的偈語說：『至高無上的大涅槃，是非常圓滿光明，經常以寂靜照明；凡愚的人稱涅槃為死了，外道執著涅槃為斷滅。所有追求涅槃的聲聞、緣覺二乘人，誤以涅槃為無作；這全都是屬於情識分別所計算，是為六十二見的根本。

【註】一、寂照：寂靜照鑑。乃智的本體為空寂，有觀照的作用。

二、無作：無因緣的造作。

三、六十二見：對外道所執諸論，大別為本劫本見、末劫末見二種。本劫本見即依過去前際而起分別見，凡有五類十八見，包括常論四種、亦常亦無常論四種、邊無邊論四種、種種論四種、無因而有論二種。末劫末見即依未來後際而起分別見，凡有五類四十四見，包括有想論十六種、無想論八種、非有想非無想論八種、斷滅論七種、現在泥洹論五種，總計十類六十二見。

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舍。
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
外現眾色象，一一音聲相。

虛妄地假立這些名目，那有什麼真實義可言呢？惟有智慧具足的過量人，能通達涅槃真理，才不會取捨涅槃。因此得以知道，這色受想行

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註】一、真實義：諸法真實的意義。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

識等五蘊法，以及眾生所執五蘊假合的我，外境所顯現的各種色象，還有一切的音聲相。這些都是平等如同夢幻泡影，（證悟的人）不生起凡人的虛妄、聖人的實相的分別見解；也沒有生滅與不生滅對立的涅槃解，此時相對的二邊，以及過去、現在、未來三際，也就虛妄而不存在了。

經常應合六根而起淨的大用，卻不生起意識想的染用；能清楚地明白一切法，卻不執念於分別想。即使

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令汝舍邪見；

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踴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

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

是大劫火燒盡了海底，甚至大風鼓撼動群山相撞擊；證悟的人仍然安住於真常寂滅的真樂中，這涅槃的實相就是如此。我如今勉強說這涅槃相，是為了要你捨棄邪見；你不要隨著我的言語去解釋，希望你對佛法能稍有領悟。』」

志道聽聞偈語之後，當下大為徹悟，歡喜雀躍行禮而後退下。

行思禪師俗姓劉，江西安城人。聽說曹溪有六祖在那弘法利生，非常

【註】一、行思禪師：（？至七四〇年）唐代吉州安城（今江西安福）人，幼年出家，就六祖學法，與南嶽懷讓並稱二大弟子，後住吉州青原山淨居寺，故號青原行思。

二、法席：講解佛法的坐席。

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

師曰：「汝曾作甚麼來？」

曰：「聖諦亦不為。」

【註】一、階級：不同層次。

二、聖諦：指聖者所知一切寂靜的境界，係佛教的根本大義，故又稱第一義、真諦。

興盛，直接前來參禮。

於是問六祖說：「應當如何做，才不會落入漸次階級的修行呢？」

六祖說：「你曾經做些什麼事呢？」

行思說：「連菩提涅槃的聖諦也不為。」

師曰：「落何階級？」

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

師深器之，令思首眾。

【註】一、首眾：又稱上座、首座，即居一席之首位而為眾僧之表儀者。

六祖問說：「那還落入什麼階級呢？」

行思說：「是啊！連聖諦都不為了，那還有什麼階級呢？」六祖非常器重他，就命令他當寺眾的首座。

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諡號弘濟禪師。

【註】一、紹化：承續教化。

二、諡號：古人死後，依其生前行跡而為之所立的稱號。

有一天，六祖對他說：「你應當要另行教化一方，不要讓頓教佛法斷絕了！」行思既已得受心法，於是回到吉州的青原山，弘揚佛法以教化眾生。圓寂後，皇帝封他為「弘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

【註】一、懷讓禪師：（六七七年至七四〇年）金州安康（今陝西漢陰）人，又稱大慧禪師，十五歲出家，後參曹溪，為六祖的高足，六祖示寂，住於湖南南嶽般若寺觀音臺，開南嶽一系，世稱南嶽懷讓。

二、參扣：參訪師家，致力體得佛法。

師曰：「甚處來？」

曰：「嵩山。」

濟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人家的兒子。最初到嵩山（今屬河南）參訪安國師，安國師派遣他到曹溪參學。懷讓到曹溪，前來禮拜六祖。

六祖說：「你從什麼地方來？」

懷讓說：「從嵩山來。」

師曰：「甚麼物恁麼來？」

曰：「說似一物即不中。」

六祖說：「是什麼樣的東西，怎麼來的？」

懷讓說：「說好像是一樣東西就差了。」

師曰：「還可修證否？」

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

【註】一、修證：一切眾生本即是佛，以執迷顛倒而流轉生死，若藉修行與證悟之功，則眾生亦可遠離污染，趣向佛道。

六祖說：「還可以修成證果嗎？」

懷讓說：「修證不可說沒有，但執於修證成為污染，那就不可以了。」

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六祖說：「就這個不污染，乃是諸佛所共同護念的。你既證入如是的境界，我也是證如如是的境界。

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

【註】一、如是：表示諸法的實相。
二、讖：讀趁，預言。
三、馬駒：駿馬。

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益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

【註】一、契會：契入融會貫通。
二、禪宗：以達磨祖師為初祖，探究心性本源，以期見性成佛之大乘宗派。

西天第二十七代祖般若多羅有一預言說：『你門下有弟子，出現一匹馬駒，（根器大利），將縱橫天下銳不可當。』此話默記在你心中，不要說得太早！」

懷讓當下豁然貫通，心領神會，於是在六祖身邊服侍十五年，天天精進達於玄妙的奧旨。後來前往南嶽衡山，大力闡揚禪宗的頓教法門。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

【註】一、永嘉玄覺禪師：（六六五年至七一三年）唐代溫州永嘉（浙江溫州）人，俗姓戴，字明道，號永嘉玄覺，八歲出家，後人稱真覺大師，世壽四十九，敕謚「無相」，著有《證道歌》。

二、經論：佛教三藏中的經藏與論藏。

三、天台止觀法門：為天台宗的實踐法門。止觀乃止息一切外境與妄念，而貫注於特定的對象，並生起正智慧以觀此一對象。天台宗為六朝時智顗大師棲止天台山

永嘉玄覺禪師，從少年就研習經論，精通天台宗的止觀法門。因閱讀《維摩經》而明心見性。偶然的機會，六祖的弟子玄策前去拜訪，和他暢談，玄覺禪師所說的話，能夠契合諸祖相傳的心法。

所創立。

四、玄策：唐代金華（今屬浙江）人，為六祖惠能大師法嗣，嘗止河朔，復歸金華，大開法席。

策云：「仁者得法師誰？」

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

【註】一、仁者：對人的敬稱。

二、法師：指通達佛法，又能引導眾生修行的人。

三、方等：廣說廣大甚深之義者。

玄策說：「仁者從那位法師得法的呢？」

玄覺說：「我聽聞大乘方等經論，每部經都各有師承。後來在《維摩經》開悟見性，但還沒有人為我證明。」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

曰：「願仁者為我證據。」

【註】一、威音王：乃過去莊嚴劫最初之佛名。

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遶師三匝，振錫而立。

玄策說：「在威音王佛以前，自己證悟佛法即可，但在威音王佛之後，無師指導而自悟的人，全是天然外道。（必須有住世佛祖印證方可）」

玄覺說：「但願仁者能為我印證。」

玄策說：「我人微言輕，曹溪有一位六祖大師，各地修佛的人，都前往參學，如雲一般聚集而來，而且都是得受正法的人。如果你要去，

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

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註】一、沙門：出家者的總稱。

二、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為佛弟子持守日常威儀的作法。

我可以陪你一同前往。」玄覺於是和玄策一同前來到曹溪參學。玄覺見了六祖，先遶行三周，然後拄錫杖振地而站立著。

六祖說：「出家修行的人，應該具備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什麼地方來，為何心生那麼大的我慢呢？」

玄覺說：「生死這件事實在太大了，無常的來臨也太快了。」

三、我慢：視我為一己之中心，由此所執之我，而形成憍慢心。
四、無常：一切有為法生滅遷流而不常住。

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
師曰：「如是！如是！」

六祖說：「為何不從本體去取得不生不滅的本性，了悟自性的真理，不就沒有無常迅速的問題嗎？」
玄覺說：「自性本體本無生滅，了解本性常住，根本沒有遲速的問題。」
六祖說：「就是如此！就是如此！」

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

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師曰：「誰知非動？」

曰：「仁者自生分別。」

玄覺此時才具備威儀，向六祖頂禮拜謝。一會兒，玄覺即向六祖辭行，六祖說：「這樣就要回去了，未免太快了吧？」

玄覺說：「自性本體本來就如如不動，那有快慢呢？」

六祖說：「誰知道本來不動的呢？」

玄覺說：「是仁者您自生分別的。」

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

曰：「無生豈有意耶？」

師曰：「無意，誰當分別？」

曰：「分別亦非意。」

師曰：「善哉！少留一宿！」

六祖說：「你已深深悟得無生的真義了。」

玄覺說：「無生那還會有意識呢？」

六祖說：「沒有意識，又是誰來分別呢？」

玄覺說：「分別也不是意識。（是自性了然）」

六祖說：「太好了！你就留住一晚吧！」

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

【註】一、證道歌：全稱《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全一卷，全文有二四七句，共一八一四字，共分五十一解，揭示其悟境之要旨。

當時的人就稱為「一宿覺」。後來玄覺著有《證道歌》，盛行於世上。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

【註】一、正受：遠離邪想而領受正所緣之境的狀態。

智隍禪師，最初參訪五祖，自己以為已得到甚深的禪定，因而住在茅菴長習靜坐，已達二十年之久。

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

【註】一、遊方：巡行各地參禪聞法，或說法教化。

隍云：「入定。」

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

【註】一、有情含識：指一切生物。
二、入定：攝馳散之心，入安定不動之精神狀態。

六祖的弟子玄策，到處參訪，來到河北，聽聞智隍的名聲，於是前來茅菴造訪，問他說：「你在這裡作什麼呢？」

智隍回答說：「入定。」

玄策說：「你所說的入定，是有心入定呢？還是無心入定呢？如果是無心入定，所有沒有情識的草木瓦石，應當也算得是入定；如果是有心入定，那所有有情含識的眾生，也應當算得是入定了。」

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

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

【註】一、常定：恆常的定境。

二、大定：色界、無色界之有漏善根本定。

良久，問曰：「師嗣誰耶？」

策云：「我師曹溪六祖。」

智隍說：「我正要入定的時候，看不到有心或無心。」

玄策說：「看不到有心或無心，就是常在定中了，那還有出入可言呢？如果是有出定、入定的分別，那就不是大定了。」

過了好久，智隍問說：「你是繼承那位祖師的法呢？」

玄策說：「我的老師是曹溪六

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

【註】一、禪定：令心專注於某一對象，而達於不散亂的狀態。

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祖。」

智隍說：「六祖以什麼為禪定呢？」

玄策說：「我的老師是這樣說的，妙湛的法身是湛然常寂，圓滿一切功德，體用合一，性相一如；五蘊的本性是空的，六塵也不是實有；真性沒有出入、定亂的問題。禪的本性是無所住著，所以不可有住於禪寂的執著；禪的本性是無生滅的，所以不可妄想生禪定的心。心

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

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

【註】一、空見：不承認三世因果之理，或執著於空法而全然否認諸法存在之妄見。

如同虛空，但也沒有虛空的量。」

智隍禪師聽了玄策的說明，直接來拜見六祖。六祖問說：「仁者從什麼地方來？」智隍就把前面的經過敘述一遍。

六祖說：「確實如玄策所說。你只要能心如虛空，不執著於空的見解；應用的時候，能自在無礙，無論動靜都要無心；對於凡情聖境，都要忘卻，對於能施、所施都要泯絕；性相一如，那就沒有不定的時

二、能所：某一動作的主體，稱為能。其動作之客體，稱為所。

三、性相如如：真如常住，世間之相亦常住，一切有為變化之現象，皆蘊藏真如不變之理。

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形響。

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

候了。」

智隍禪師於是大徹大悟，二十年來的所得，對於開悟的心都沒有形成影響。

當天夜晚，河北的士人及百姓，聽到空中有聲音說：「智隍禪師今天得道了。」智隍後來禮謝辭別六祖，又回到河北，廣開佛法度化各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

師云：「會佛法人得。」

僧云：「和尚還得否？」

師云：「我不得。」

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

地的大眾。

有一位僧人問六祖說：「黃梅五祖所傳佛法的意旨，什麼人得到呢？」

六祖說：「契入佛法的人得到。」

僧人說：「和尚是否已經得到了呢？」

六祖說：「我沒得到。」

僧人說：「和尚為什麼沒有得到呢？」

師云：「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

六祖說：「我還不會佛法。」

六祖有一天想要洗滌祖師所傳授的法衣，卻沒有甘美清潔的泉水，因而來到寺後大約五里的地方，看到山林非常青翠茂盛，瑞氣在空中繚繞。六祖拿起錫杖往地上重力一插，泉水應手而流出，積成了一個水池，於是跪下來，在石頭上洗衣。

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

【註】一、方辯：唐僧，四川人，善塑佛像。

二、大迦葉：即摩訶迦葉，為佛十大弟子之一，行十二頭陀，能堪苦行，故稱頭陀第一。於靈山會上拈花微笑，佛將無上正法付囑於他，為佛滅度後，諸比丘之大依止。

三、正法眼傳：指禪宗嫡佛嫡祖於教外相傳之心印。即依徹見真理的智慧眼，透見萬德秘藏之法，亦即佛內心之悟境。

忽然有一位僧人前來禮拜，說：「我方辯是西蜀（四川）人。昨天在南天竺國（南印度），拜見達磨大師，囑咐方辯：『快前往唐土（中國），我所傳大迦葉的如來正法以及法衣，已經傳到第六代，就在韶州的曹溪，你前去瞻仰禮拜！』

四、僧伽梨：為三衣之一，即九條以上之衣，因必須割截後始製成，故稱重衣、複衣，為外出及其他莊嚴儀式時著之。

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

次問：「上人攻何事業？」

方辯曰：「善塑。」

師正色曰：「汝試塑看。」方辯罔措。

方辯從遠地前來，希望能看到我祖師所傳下來的衣鉢。」六祖於是出示五祖所傳的衣鉢。

然後問：「上人專精什麼事業呢？」

方辯說：「善於塑像。」

六祖嚴肅地說：「你試著塑造我的形像看看。」方辯聽後，不知所

【註】一、正色：嚴正的態度。

措。

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呈似師，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

過了幾天，方辯塑成一尊六祖的法像，高約七寸，極盡巧妙。就將此法像呈獻給六祖，六祖笑著說：「你只了解塑像的特性，不了解佛性。」

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

【註】一、福田：可生福德之田。凡敬侍佛、僧、父母、悲苦者，即可得福德、功德，猶如農人耕田，能有收穫，故以田為喻，則佛、僧、父母、悲苦者，即稱為福田。

六祖伸手摩方辯的頭頂，說：「永遠作為人天的福田。」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註】一、臥輪禪師：唐僧，上都（陝西西安）人。
二、伎倆：隨機應變的才能。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

【註】一、繫縛：指眾生之身心為煩惱、妄想或外界事物所束縛而失去自由，長時間流轉於生死之中。

有一位僧人，舉出臥輪禪師的偈語說：「臥輪有本事，能夠斷除一切邪思妄想；對境不起心動念，菩提本性可天天增長。」

六祖聽了之後，說：「這首偈語還沒有明心見性，如果依照此偈去修行，反而更加束縛。」

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因此開示一首偈語說：「惠能沒有本事，不斷除一切邪思妄念；對境時心中常生清淨心，菩提本性本具足，又如何能增長呢？」

南頓北漸第七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

【註】一、玉泉寺：位於湖北當陽縣玉泉山之東南麓。東漢建安年間，普淨禪師初結茅於此，梁宣帝敕建覆船山寺，文帝敕寺額一音寺，後敕改玉泉寺。

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

那時六祖大師居住在曹溪的寶林寺，神秀大師住在荊南的玉泉寺。當時頓漸兩宗的弘化，都非常興盛，人人都稱說「南能北秀」，所以有「南頓北漸」二宗的分別，然而一般學佛的人，都不了解這兩宗的宗旨所在。

六祖對眾弟子說：「佛法本來是同一宗旨，只因人才有南北之分；佛法本來只有一種，因人的根器不

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

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

同，使得證悟有快慢的不同。什麼是頓漸之法呢？佛法本來沒有頓漸之分，因人的根器有利鈍不同，所以才有頓漸的不同名稱。」

然而神秀的弟子們，經常譏笑南宗的惠能大師，連一字都不認識，有什麼可取的地方呢？

神秀說：「他得到無師的佛智，深悟上乘佛法，我不如他啊！而且我的老師五祖，親自將衣法傳授給他，難道是憑空無據嗎！我恨不得

溪參決！」

【註】一、無師之智：指非藉他力，不待他人教而自然成就之智慧。

二、參決：參悟並決疑。

親自遠去親近他，在此虛受國家的恩惠。你們所有的學人，不要停留在此地，可以前去曹溪參訪，請他為你們決疑！」

乃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汝若聞法，盡心記取，還為吾說。」

【註】一、志誠：唐僧，住吉州（江西吉水西北），參禮惠能，言下契旨，遂嗣法，為六祖下第一世。

於是命令弟子志誠說：「你聰明多才智，可代替我到曹溪聽聞正法。你如果聽聞正法，應該儘量記起來，回來再講給我聽。」

志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

志誠奉神秀的命令來到曹溪，跟隨大眾一起參禮請法，沒有說明

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

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

對曰：「不是。」

【註】一、細作：間細。暗中打聽消息的人。

來自何處。

那時，六祖告訴大眾說：「現在有一個盜法的人，潛藏在法會之中。」志誠隨即出來禮拜，將前來求法的事情，全部詳細陳述。

六祖說：「你從玉泉寺來，應該是間細。」

志誠回答說：「不是。」

師曰：「何得不是？」

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

六祖說：「為何說不是呢？」

志誠回答說：「在未說明前是，既然說明了就不是了。」

師曰：「汝師若為示眾？」

六祖說：「你的老師是如何開示大眾的呢？」

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

【註】一、住心觀靜：收攝一己之心，使之鎮定，成為無念之狀態。

志誠回答說：「家師經常指導教誨大眾，要住心一處觀照靜心，長久靜坐不倒臥。」

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六祖說：「住心一處觀照靜心，是修禪的病而不是禪的真境。長久靜

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

【註】一、契悟：契入證悟。

坐反而拘束自身，對於領悟佛理有什麼好處呢？聽我的偈語說：『活著時長坐不躺臥，死時卻長臥而不能盤坐；這一具臭骨頭，為何要在此假體上下功夫呢？』」

志誠再向六祖禮拜說：「弟子在神秀大師那裡，學了九年的佛道，仍無法契入本心悟入正道，如今聽聞和尚一席話，便契入了本心。弟子深感生死事大，祈請和尚大發慈悲，再給弟子教誨指示！」

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

誠曰：「秀大師說：『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

六祖說：「我想聽你的老師教示弟子，有關戒定慧的方法，不知你的老師所說的戒定慧法是怎樣？為我說說看！」

志誠說：「神秀大師說：『一切惡事不去作叫做戒，奉行一切善事名叫慧，自我清淨心意叫做定。』他是這麼說的。不知道和尚是用什麼方法教誨學人？」

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

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

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

六祖說：「我如果說有法給人，就是在欺騙你，只是隨順因緣，善巧方便來解開束縛，託個假名稱為三昧。如你老師所說的戒定慧，實在是不可思議，我對於戒定慧的見解有所不同。」

志誠說：「戒定慧不是只有一種，怎會還有別的說法呢？」

六祖說：「你的老師所說的戒定慧，是在接引大乘根器的人，我所說的戒定慧，是用來接引最上乘的人。證悟

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

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

理解的能力不同，所以見性有快慢的不同。你仔細聽我說，與你老師所說是否相同？

我所說的佛法，沒有離開自性，離開自性本體說法，叫做著相說法，自性常在迷惑之中。必須要知道，一切的萬法，都是從自性上生起作用，才是真實的戒定慧法。

聽我的偈語說：『心地本來沒有過失是自性戒，心地本來沒有愚癡是自性慧，心地本來沒有散亂是自性

身去身來本三昧。』」

【註】一、不增不減自金剛：自己的本性具足金剛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

二、身去身來本三昧：此身無論行住坐臥，或是往返六道、四聖之間，都在正定之中。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師然之。

定，自性不增也不減是自性金剛，自身的去來本在大定之中。』」

志誠聽了偈語，向六祖懺悔謝恩，於是呈上一偈語說：「此身是五蘊假合的幻化身，既是幻化怎會有究竟呢？以幻化的心來迴向真如本性，如此所執的法還是不清淨！」六祖贊同他的說法。

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

【註】一、根智：諸智之根本，以其能契證真如之妙理，平等如實，無有差別，又稱無分別智。

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

六祖再向志誠說：「你的老師所說的戒定慧，可勸說小根智的人；我所說的戒定慧，可勸說大根智的人。如果能了悟自性，也就不必建立菩提涅槃，也不必建立解脫知見了。

要能徹見沒有一法可得的境地，才能夠建立萬法。如果能夠了解這個道理，也就稱為佛身，也稱為菩提涅槃，也稱為解脫知見。真正了見本性的人，要建立佛法的名相也可

來去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

【註】一、自在神通：自由自在神明通達。
二、遊戲三昧：猶如無心的遊戲，心無牽掛，任運自如，得法自在。
三、見性：徹見自心的佛性。

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

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

以，不建立也可以。

生來死去都能自由自在，沒有任何的滯礙；能隨眾生因緣而運作，隨應眾生的問題而回答；普現一切的化身，卻不離開自性。這樣就可得到『自在神通，遊戲三昧』，就叫做見性。」

志誠再請問六祖說：「這『不立』是什麼意思呢？」

六祖說：「自性本來沒有不是，沒

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

【註】一、觀照：以智慧觀事、理諸法，而照見明了之意。
二、法相：諸法所具本質的相狀，或指其意義內容。

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

有癡迷，沒有散亂，念念都能以妙智慧來觀照，經常不執著於法的形相，就能自由自在，縱行三際橫遍十方，都能夠怡然自得，那還有什麼法須要建立呢？

自己的本性自己去覺悟，頓時開悟頓時修證，也沒有漸次的階梯，所以不須要建立一切法。一切法本來就清淨寂滅，還有什麼次第的分別呢？」

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志誠頂禮拜謝，發願當六祖的隨侍，早晚不曾懈怠。志誠是吉州太和縣（江西太和）的人。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

【註】一、任俠：輕財重義，樂於助人，行俠義之事。

僧人志徹，江西人，俗姓張，名叫行昌，從小就行俠仗義。自從禪宗分成南北二地弘化，六祖和神秀兩位宗主，雖然沒有彼此的分別，然而他們的徒眾，卻爭相偏愛自己的宗派，憎恨他人的宗派。

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所聞，乃囑行昌來刺於師。

師他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損。

【註】一、他心通：即證得他心智，能如實了知他人心中差別相的神通力。

當時，北宗神秀的弟子，自行擁立神秀大師為第六祖，而且害怕五祖傳授衣鉢給六祖的事情，被天下人知道，於是囑咐張行昌前來行刺六祖。

六祖有他心通，預先知道這件事情，於是準備十兩黃金放在座位上。到了夜晚，張行昌潛入六祖的住室，正準備行刺，六祖伸長脖子讓行昌砍殺，行昌連砍三刀，六祖卻毫髮未傷。

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

六祖說：「使用正義之劍，不應該有邪心，邪心用劍，就不是正義的俠行；我只欠你的錢債，不欠你的命債。」張行昌大吃一驚，昏倒在地上，經過好久才甦醒過來。當醒過來後，向六祖哀求懺悔自己的罪過，立即發願跟隨六祖出家。

師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

於是六祖把金子給了張行昌，說：「你暫且回去，恐怕我的弟子知道後，反而會傷害你。你以後可以改裝再來，我一定接受你。」張行昌

【註】一、攝受：佛以慈悲心收取和護持眾生。
二、具戒：菩薩持中道第一義諦戒，用中道慧遍入諸法，無戒不備。
三、精進：勇猛勤策進修諸善法。

稟受六祖的旨意，當晚逃遁離去，後來投到別的僧團出家，而且受了比丘的具足戒，修得非常精進。

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

有一天，張行昌想起六祖的話，就從遠地前來參禮拜見六祖。六祖說：「我一直都在想念你，你為何隔那麼久才來呢？」

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

行昌說：「過去承蒙和尚慈悲，赦免我的罪行，現在雖然出家勤修苦行，終究難以報答和尚的恩德，我想只有追隨和尚，弘傳佛法，度化

【註】一、常：綿亙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恆常存在，永不生滅變易。
二、無常：一切有為法生滅遷流而不常住。

眾生，才能真正報答你的恩德啊！弟子經常看《涅槃經》，不明白『常』與『無常』的真義，乞請和尚慈悲，能約略地為我解說。」

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

六祖說：「所謂無常，就是佛性；所謂有常，就是一切善惡諸法的分別心就是了。」

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

行昌說：「和尚所說的，大大違反經文的說法。」

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

六祖說：「我是傳佛心印的人，怎敢違背佛說的經義呢？」

【註】一、心印：佛所證悟的真理，如世間之印形決定不變。

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

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

行昌說：「佛經上說，佛性是恆常，和尚卻是說無常；一切的善惡諸法，乃至於菩提心，都是無常，和尚卻說是常。這很顯然與經義相違背，使得學生心中更加疑惑了。」

六祖說：「這部《涅槃經》，我以前曾經聽無盡藏比丘尼讀誦一遍，便為他講解說明，其中沒有一字一義不合經文的，乃至現在為你解

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

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

說，也沒有第二種說法。」

行昌說：「學生的見識淺薄又愚昧，希望和尚慈悲，將經中的原委曲直，詳細為我開示。」

六祖說：「你知道嗎？佛性如果是恆常，（那人人都是佛了）那還要說什麼善惡諸法呢？乃至窮盡的無量劫，沒有一個人能發菩提心，所以我才說佛性無常，也正是佛所說真常的道理是一樣的。

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

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

【註】一、執於邪常：凡夫外道以幻為真，無常

再說，一切諸法如果是無常的話，那萬物就各有自具的體性，各自接受生死，而真常的本性就有不周遍的地方，所以我所說的，一切善惡諸法是常，正是佛所說的真無常的意思。

佛陀因凡夫外道執著於邪見之常，聲聞、緣覺二乘人，於常卻計為無常，共形成八種顛倒，所以在《涅槃經》的了義教中，破除他們的偏見，而明白說出，本性中具有真

常、真樂、真我、真淨。

計常，苦計為樂，無我計我，不淨計淨，誤認世間真有常樂我淨。

二、常計無常：二乘人已滅生滅心，但卻執空，於真性涅槃實有常樂我淨，反而認為沒有，所以於常計無常，樂計於苦，我計無我，淨計不淨。

三、八倒：即八顛倒，乃凡夫、二乘人所執迷的八種顛倒。凡夫執有為生滅之法，為常樂我淨，二乘人執無為涅槃之法，為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又稱凡小八顛倒。

四、了義教：凡直接、完全顯了述盡佛法道理之教。

五、偏見：執著於偏頗的見解。

六、常樂我淨：大乘涅槃與如來法身所具足的四德。達於涅槃境界之覺悟，為永遠不變之覺悟，謂之常；其境界無苦而安樂，謂之樂；自由自在，毫無拘束，謂之

我；無煩惱之染污，謂之淨。

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

【註】一、斷滅：眾生死後完全斷滅。
二、圓妙：圓通奧妙。
三、微言：精微的言論。

你如今只依經文之字句，卻違背它的真義，執著於有斷滅現象為無常，以及確定不變死板的為常，而且錯解佛陀最後所說《涅槃經》的圓妙深義，縱使把經文看了千遍，又有什麼益處呢？」

行昌忽然大悟，乃說偈言：「

因守無常心，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

張行昌忽然大悟，於是說一偈言：「因為眾生執守無常的心，所以佛才說涅槃有常性；如果不知道佛陀善巧方便的說法，就如同在春池裡

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

【註】一、童子：四歲或八歲以上，未滿二十歲，且尚未剃髮得度的男子。

揀石子當寶一樣。我如今不假借任何功夫，佛性自然顯現於前；如果不是大師傳授點明，我也無法證得。」

六祖說：「你如今已究竟徹悟了，應該叫做志徹。」志徹向六祖禮拜謝恩而退。

有一位童子，名叫神會，是襄陽（今屬湖北省）高氏人家的子弟，年紀十三歲，從玉泉寺前來參禮。

二、神會：（六六八年至七六〇年）唐代襄陽人，俗姓高，為荷澤宗之祖，世壽九十三，敕謚真宗大師。

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

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

【註】一、無住：指心不執著於一定的對象。

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以拄杖打三下。

六祖說：「善知識！你從遠地前來，一路上辛苦了，不知道還識得本來面目嗎？如果還認得，就應該知道自己的主人翁，不妨說來聽聽看！」

神會說：「以無住的真心為根本，能照見真心，就是主人翁。」

六祖說：「你這個小沙彌，說話怎麼會那麼樣輕率呢？」就用柺杖打

【註】一、爭合：怎麼會。
二、次語：輕率的話。

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

師曰：「吾打汝是痛不痛？」

對曰：「亦痛亦不痛。」

師曰：「吾亦見亦不見。」

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

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

了神會三下。

神會於是問六祖說：「和尚坐禪時，是見還是不見呢？」

六祖說：「我打你是痛還是不痛呢？」

神會回答說：「也痛也不痛。」

六祖說：「我也見也不見。」

神會問說：「怎麼說是見也是不見呢？」

六祖說：「我所見到的，是經常看

(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

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

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戲論?」神會禮拜悔謝。

【註】一、戲論:錯誤無意義的言論。

到自己心中的過失,我所不見的,是他人的是非好壞,所以說也見也不見。

你說也痛也不痛,又是怎麼說呢?你如果不痛,那就如同木塊石頭;如果是痛,就如同凡夫,即時生起瞋恨心。

你前面所說的見或不見,是偏於兩邊的見解,痛或是不痛是生滅的邪見。你自己尚不能見到自性,怎麼還敢開玩笑戲弄人呢?」神會聽後,向

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卻來問吾見與不見。

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

六祖頂禮叩拜懺悔謝罪。

六祖又說：「你如果心中尚執迷，不能見性，應當要請問善知識，指引明心見性之路；如果心中已開悟，即得自見本性，依此正法修行。你自己還執迷，不能了見自心本性，卻來問我見性不見性。

我見性自己知道，怎能代替你迷惑呢？你如果自己見性，也不能代替我心中執迷。為何不自己去證知，自己去了見，卻來反問我

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

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

見與不見呢？」

神會再向六祖頂禮一百多拜，請求六祖赦免他的過錯，從此做六祖的隨侍，勤勞服侍著六祖，不離開左右。

有一天，六祖告訴大眾說：「我有一樣東西，沒有頭沒有尾，也沒有名字，沒有背後也沒有前面，大家還認識嗎？」

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

神會站出來說：「這一樣東西是諸佛的本源，也是神會我的佛性。」

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

【註】一、茆蓋頭：以茅屋蓋頭上，即居於茅廬中。茆，讀卯，即茅屋。

六祖說：「不是已經跟你說，沒有名字嗎？怎麼還叫它為本源佛性呢？你將來即使有個茅廬存身，也只能成為一個求知解的禪宗門徒而已。」

會後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行於世。

【註】一、顯宗記：唐荷澤神會作，全稱《荷澤

神會後來到洛陽京城，大力弘揚曹溪的頓教法門，著有《顯宗記》盛行於世。

大師顯宗記》，全一篇僅六百六十字，內容敘述禪宗之宗要。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聚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

六祖看到各宗派的門徒，互相問難佛法，都生起不好的心念，於是就將他們集合在座下，悲愍地對他們說：「學道的人，所有的善念惡念，都應該要全部清除。

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

【註】一、教門：依大小乘之經論等言論而立之教宗。

當無名相可稱名時，立個假名叫『自性』；這唯一無二的本性，就叫做『實性』。能在真實本性上建立一切教門，一言之下，便須要立

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即見到自己的本性。」

大家聽了六祖的話，都虔心地向六祖頂禮，並請求事奉六祖為師。

唐朝徵詔第八

神龍二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

【註】一、武則天：（六三四年至七〇七年）唐高宗之后，文水人，名曌（讀照）。高宗崩，臨朝稱制，旋廢中宗，自立為皇帝，改國後周。

二、中宗：唐高宗之子，武后所出，名顯，武皇廢為廬陵王，後張柬之舉兵，始迎帝復位。

三、安：即慧安（五八二年至七〇九年），唐荊州支江人，俗姓衛，又稱道安，為五祖弘忍十大弟子之一，世壽

唐中宗神龍二年（七〇六年）元月十五日上元節，武則天和中宗皇帝下詔書說：「朕曾經迎請嵩嶽慧安、北宗神秀二位大師，到宮中來供養，以便在日理萬機閒暇之時，常常參究一佛乘的道理。

一二八歲。

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

二位大師都推讓說：『南方有惠能禪師，曾經密受五祖弘忍大師的衣鉢，是嫡傳佛心印大法的人，可以迎請他到宮中來參問。』

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

【註】一、內侍：宦官、太監。

現今派遣內侍薛簡，帶著詔書奔馳前去迎請。希望大師慈悲體念聖意，能夠迅速來到京城。」

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

六祖接到詔書後，上表稱疾辭謝，表示願意終老於山林之間。

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

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

薛簡說：「京城中的禪師大德都說：『想要獲得體會真理大道，必須要坐禪修習定功。如果不是藉由坐禪習定，而能夠得到解脫的，是從來沒有的事。』不知大師對此事的說法怎樣？」

六祖說：「真道是由心去體悟，那是從坐禪可以成就的呢？《金剛經》說：『如果說如來本性可從坐臥相證得，就是在行邪道。』為什麼呢？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

因為如來真性，沒有來處，也沒有去處。能夠證得一切法本無生滅，就是如來清淨禪；能夠悟得一切法本是淨空寂滅，就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一法可證，那還會有以坐禪去證悟的事呢？」

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

薛簡說：「弟子回到京城，皇上一定會問；希望大師慈悲，指示精要的法義，好讓我回去傳奏太后、皇上兩宮，以及京城中學道的人。（如此一來）有如一盞明燈，能

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

【註】一、代謝：舊去新來。

夠點燃百千盞的燈，使得幽暗的地方，都能夠明亮，使得光明永無窮盡。」

六祖說：「真道沒有明暗的分別，明和暗是相對互相代換的意思。你說光明沒有窮盡，其實也是會窮盡的，明暗是互相對待所立的名稱。所以《淨名經》說：『佛法是沒有可比擬的，因為沒有互相對待的緣故。』」

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

【註】一、煩惱：人類於意識或無意識間，為達到我欲、我執的目的，常沉淪於苦樂之境域，而招致束縛的現象。

二、儻：讀倘，如果。

三、無始：一切世間如眾生、諸法等，皆無有始，如今乃從前世因緣而有，如是輾轉推究，故眾生及諸法之原始皆不可得，稱為無始。

薛簡說：「以明來比喻智慧，以暗來比喻煩惱。修道的人，如果不用智慧來觀照破除煩惱，從無始以來的生死，依憑什麼可以出離呢？」

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註】一、見解：對於事物經過觀察、認識之後，憑自己的理解所產生的看法。

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

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

六祖說：「煩惱就是菩提，兩者是一體，沒有分別。如果說要以智慧來觀照破除煩惱的話，這是聲聞、緣覺二乘人的見解，也就是羊車（小乘）、鹿車（中乘）的根器。上等智慧的大根器人，絕對不會作這樣的見解。」

薛簡說：「怎樣才是大乘的見解呢？」

六祖說：「明和無明，凡夫所看是兩種不同的現象，有智慧的人了悟

性。

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

通達此理，知道其體性沒有兩樣。這沒有兩樣的性體，就是真實的本性。

所謂的實性，在凡夫愚迷者身上，並不減少；在聖賢的身上，也沒有增多。處於煩惱中，也不會散亂；安居在禪定中，也不會死寂。從來沒有斷常的生滅相，也不曾有去來的動相，也沒有在中間以及內外的分別相。

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

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

本來就不生不滅，本性與現相都是一如，永恆存在而不改變，就叫做『道』。」

薛簡說：「大師所說的不生不滅，和外道所說的，有什麼差別呢？」

六祖說：「外道所說的不生不滅，是以滅來終止生，以生來顯現滅；其實滅還是沒有滅，生了卻說不生。我所說的不生不滅，根本就沒有生，如今當然沒有滅，所以和外道所說的不同。

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

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

如果你想要知道佛法的精要，只要一切善惡都不去思量，自然就得以證入本來清淨的心性本體，是清明經常寂靜的，其妙用有如恆河沙數一樣。」

薛簡蒙受六祖大師的指導教示，豁然開朗，大徹大悟，禮拜辭別了六祖，回到皇宮，將六祖所說的話呈表上奏。

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

【註】一、獎諭：皇帝對臣下褒獎、表彰。

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

當年（神龍二年）的九月三日，有詔書獎諭六祖說：「大師以體衰多病為由辭謝供養，（願意終老於山林）為朕修道，這是國家的福田。大師有如《淨名經》中的維摩詰居士，藉病居住毗耶城，以此機緣來闡揚大乘佛法，傳揚諸佛的心印，宣揚佛法的不二之法。

薛簡表奏，傳達大師所指示傳授的如來知見，朕累積眾善而有餘慶，過去世來種下善根，適逢大師出

【註】一、頂戴：敬禮。

拜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註】一、磨衲袈裟：相傳高麗所產，以極精緻之織物製成。磨，指紫磨，屬於綾羅類。

二、寺宇：佛寺。

三、國恩寺：在廣東省新興縣城南約十二公里龍山腳，又稱龍山寺，乃禪宗祖庭。

世，得以頓悟上乘佛法。感激大師的恩德，永遠敬仰不已！」

恭敬地奉上磨衲袈裟，以及水晶鉢。敕令韶州刺史，重新修飾寺宇，並賜大師的舊居為國恩寺。

法門對示第九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

【註】一、志道：唐廣東南海人，初參六祖，叩問大意，祖為解釋，遂得開悟。後往廣州，弘揚祖道。

二、法如：（七二三年至八一一年）唐慈州（今江西吉縣）韓氏。

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

六祖有一天召喚弟子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人過來，對他們說：你們和其他的人不同，在我圓寂之後，各為教化一方的禪師。

我現今教導你們如何宣說佛法，才不致於失去頓教法門的宗旨。首先

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

【註】一、出沒即離：出現、消失、靠近、分離。

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

【註】一、對法：相對的論法。
二、相因：互相依托。

必須舉出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種相對法，出現與消失，靠近與分離，以及相對的兩邊（不著即可契入中道），說一切法時，不要離開自性。

忽然有人問你佛法，說話都要用雙關語，都要採取相對法，彼此來去相互為因。最後相對的二法都要去除（契入本體），就不著於來去處所的相對了。

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

【註】一、陰：又稱蘊，積集之義，謂許多物事聚集一起，係指有為法而言。
二、界：為各種分類範圍的稱呼。
三、入：根境相涉入而生識。

所謂的三科法門，就是「陰、界、入」了。陰是指五a陰，就是「色、受、想、行、識」。

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

【註】一、塵：或稱境為引起眼、耳、鼻、舌、

入是指十二入，就是外有「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以及內有「眼、耳、鼻、舌、身、意」等六門。界是指十八界，就是六塵、六門、六識。

身、意六根的感覺思惟作用的對象，即色、聲、香、味、觸、法。

二、門：為六識接觸六塵的出入處。即是眼、耳、鼻、舌、身、意。

三、識：依六根對於六塵產生了別的六種作用。即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

自性能夠含藏萬法，名叫含藏識（阿賴耶識）。如果生起思量，就是轉識（末那識），便能生起六識，出去六門，接觸外界的六塵。

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

含「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

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

這就是一十八界，都是從自性生起的作用。自性如果邪迷，就會產生十八邪；自性如果正覺，就會產生十八正。

如果惡用含藏識，就是眾生用；如果善用，就是佛用。這善用與惡用從何處來呢？都是由自性生起才有的。

這對法，有關外境無情的有五對，就是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等五對。

法相語言十二對：
語與法對，有與無對，
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
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
動與靜對，清與濁對，
凡與聖對，僧與俗對，
老與少對，大與小對，
此是十二對也。

有關法相語言的有十二對：就是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等十二對。

自性起用十九對：
長與短對，邪與正對，
癡與慧對，愚與智對，

有關自性起用有十九對，就是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

亂與定對，慈與毒對，
戒與非對，直與曲對，
實與虛對，險與平對，
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
悲與害對，喜與瞋對，
捨與慳對，進與退對，
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
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

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

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等十九對。

六祖說：這三十六對法，如果能夠了解善用，就是能以真道貫通一切經法，在出入即離兩邊之間，超越而契入真如。

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

自性的運作起用，在和人說話時，對外處於一切相時，又能不執著一切相；對內處於空境時，又不執取空相。

若全著相，即是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

【註】一、無明：即闇昧事物，不通達真理，與不能明白理解事相或道理的精神狀態。

如果全部執著形相，就是邪見；如果全部執取空相，就會長期處於無明之中。

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

執著空相的人，往往會有誹謗佛經，他們肯定說：「不需要語言文字。」既然說不需要用文字，人也

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

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

不應該說話，因為這語言就是文字相了。

又說：「正直的大道是不立文字的。」就是「不立」這兩個字，也就是文字了。聽見別人說法，就誹謗他所說的法，執著於文字上。

你們必須知道，自己迷昧還情有可原，如果又誹謗佛經（錯解經義），（那罪過可大了）。千萬不可誹謗佛經，那會造下難以計算的罪障。如果對外相有所執著，而又

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

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

造作有為法，想要求得真道；或者是到處去設立道場，在說法時，又犯了偏於有或偏於無的過錯。

像這樣的人，雖經多劫，也不可能見性。只要能聽從依順正法去修行，又不要在遇到什麼事都不思想，如此對於修菩提道證悟本性，是有阻礙的。

如果只聽說法，卻不依正法修行，反而會使人增生邪念。只要能依正法修行，於說法時，能不執著於一

失本宗。

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

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

【註】一、中道：離開兩邊之極端、邪執，為一

切相而行布施。你們如果能夠了悟，依照此理去說，依照此理去用，依照此理去行，依照此理去運作，就不會失去本來的宗旨。

如果有人問你佛法的大義：問有，就以無來對答，問無，就以有來對答；問凡，就以聖來對答，問聖，就以凡來對答。

這對待的二道法，是相互為因而產生的，如果能不著兩邊，就能顯出中道的義理了。你（以後面對有人

種不偏於任何一方之中正之道，或觀點、方法。

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

請問）要能根據上面所說，一問一對，其餘的問題，都依照這個方法作答，就不會失去中道的義理了。

假如有人問：「什麼叫做暗？」就回答說：「明是因，暗是緣。明消失了就是暗，用光明來顯現黑暗，用黑暗來顯現光明，一來一去相互為因，這就成為中道的義理了。」

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迭相教授，勿失宗旨。

其他的問題，也都是這樣回答。你們今後傳法，就依照這個方法，輾轉相教傳授，不要失去禪宗頓教法門的宗旨。

付囑流通第十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命促工。次年夏末落成。

六祖大師在唐睿宗太極元年（七一二年）歲次壬子年七月，派弟子前往新州國恩寺建塔，多次催促趕工。終於在第二年（七一三年）夏末完工落成。

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

七月一日，六祖集合眾弟子說：「我到八月就要離開世間。你們如果有疑問，必須趁早提出來，我當為你們破除疑惑，讓你們心中的疑惑一掃而盡。我如果去世後，再也

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不動神情，亦無涕泣。

師曰：「神會小師，卻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在山，竟修何道？

沒有人教導你們。」

法海等人聽了六祖的話，全部都感傷而哭泣。只有神會神情沒有改變，也沒有哭泣。

六祖說：「神會小師，反而證得善與不善平等無二的道理，對於毀謗或讚譽都不動心，悲哀與歡樂的情緒不再生起。其餘的人還不能修得如此的境界，這幾年在山上，到底是在修什麼道呢？

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

你們現今哭泣，是為誰在擔憂呢？如果是擔憂我不知道去那裡，我自己知道要去那裡。我如果不知道去處，終究不會向你們預報。

汝等悲泣，蓋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

你們悲傷哭泣，是因為不知道我要去那裡，如果知道我的去處，就不應該悲傷哭泣。法身的本性，本來就沒有生滅去來的分別。

汝等盡坐，吾與汝等一偈，名曰『真

你們全部都坐下，我授與你們一首

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

眾僧作禮，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

偈語，名叫做『真假動靜偈』。你們念誦記取這一首偈語，就和我的心意相同，依照此偈語去修行，就不會失去宗旨了。」

眾僧徒向六祖行禮，懇請六祖宣說偈語。偈語說：「一切有為法（皆由因緣所生），都不是真實的，千萬不可當作真實來看；如果把它當作真實的來看，這種見解絕對不是真的。

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

如果能夠了悟自己，本來具有真實的本性，離開虛假的妄心，就是真心的顯現；自心如果不離開假相，又有何處可求得真實呢？有情識的眾生，都能了解動的道理，無情識的眾生，是不會動的；如果想藉坐禪作不動的修行，那與無情識眾生的不動相同了。

要尋找真正不動的心性，應該知道煩惱的心動上，有不動的真如本性；沒有情識的眾生，本來就是

但作如此見，即是真如用。

【註】一、第一義：又稱第一義諦、勝義諦、真諦、聖諦，指深妙無上之真理，為諸法中之第一。

二、真如：指遍布於宇宙中真實之本體，為一切萬有之根源。

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卻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

不動的，因為它沒有情識，所以沒有佛乘的種子。能善於分別一切法相，但真如的本性仍是不動的。只要能作如此的見解，就是真如本性的妙用。

告訴諸位學道的人，努力修學必須善用心意；不要在大乘的法門中，卻是執著於生死的見解。如果在言下能契合而相呼應，就可以共同來討論佛法的要義；如果實在不能契合而互相呼應，也應該合掌感恩，讓對方能夠歡喜。

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佛法的宗旨本來就無爭，只要爭論就失去修道的意義了；如果執著己見，違背佛意而在法門上起爭論，這會讓自性迷惑而沉淪於生死中流轉。」

時，徒眾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

【註】一、攝心：心專注於一境，令不昏沉散亂。

當時，眾弟子聽完此一偈語，一同向六祖行禮，並且能體會大師的心意，各各收束散亂的心，依照祖師所傳的正法修行，更不敢再有爭執。

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

【註】一、住世：身居現實世界。
二、上座：指法臘高而居上位的僧尼。
三、入滅：漏盡者捨肉身而歿，又稱圓寂。

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

大家已經知道大師，住在人世已經不久了，法海上座再向六祖禮拜問說：「和尚圓寂以後，衣鉢要傳付給誰呢？」

六祖說：「自從我在大梵寺說法開始，一直到今天為止，（凡所說的法）要把重點抄錄下來流通，定名為《法寶壇經》。你們當要守護此經，代代轉相傳授，廣度一切眾

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

偈曰：『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生，只要依照此部經去說法，就稱為正法。

現在為你們說法，不再傳衣了。這是因為你們的信心根基，都已經成熟了，決定沒有疑惑，足以擔任弘法的大事。然而根據達磨大師，所傳授偈語的含意，衣不應該再傳了。

偈語說：『我來東土的本意，是為了傳授正法，救度一切迷惑的有情眾生；如今一花已開出了五葉，當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結果之後，自然會有成就。』」

六祖又說：「諸位善知識！你們要各自淨心，聽我宣說佛法。你們每個人的自心都具有佛性，更加不用懷疑。本心之外，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建立，這都是由本心所生出的萬種法，所以佛經上說：『心念一生起，種種法就生起；心念一滅除，種種法就滅除。』

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

如果想要成就一切種智，必須要了達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如果能夠做到，在一切處所，不執著一切境界相，在所有的境相中，不生憎惡喜愛的心，也沒有執取或捨棄的心念，不會想到自身利益成敗等事，安心平靜，謙虛圓融淡泊，這名叫「一相三昧」。

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

如果能在一切處所，無論是行住坐臥，都能守住純一正直的心念，這就是如如不動的真理道場，真正

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

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

【註】一、霑洽：潤澤萬物。霑，同沾。

成就清淨國土，這名叫『一行三昧』。

如果有人能夠具有這二種的三昧，就好像地下有種子，由含藏而培養長成，接著能夠成熟果實，能修到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其道理也是如此。

我現今說法，有如及時雨，普遍滋潤大地。你們本具的佛性，如同各種的種子，遇到及時雨的滋潤，都能發芽生長。

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能夠承受我的旨意的人，決定能獲得菩提本性，依照我所說的道理去修行的人，決定能夠獲證殊勝的佛果。

聽我的偈語說：『心地含藏一切的種子，普獲法雨滋潤都能萌芽；一旦頓悟了，蓮花一出現，情識必可了結，菩提妙果自然就成就了。』」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靜，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眾作禮而退。

六祖說完偈語，又說：「這佛法是不二之法，其本心也是一樣；這真道本是清淨的，也沒有諸多的分別相。你們要謹慎，不要用『觀心靜坐』以及『空其心』（去修無想定）。這心性本來清淨，沒有什麼可執取或捨棄的，大家各自努力，隨順因緣好好去度化眾生。」這時，徒眾向六祖行禮後退下。

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眾哀留甚堅。

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

六祖在唐玄宗開元元年（七一三年），忽然對弟子說：「我想要回到新州老家，你們快去準備船隻！」大眾帶著哀傷的心情堅決懇留。

六祖說：「諸佛菩薩隨緣應現在世間，尚且要示現涅槃。有來必定有去，這個道理也是很平常。我的身軀，生命完結後，應當有個歸處。」

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

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

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

又問：「後莫有難否？」

大眾說：「師父從此回到新州，希望遲早還可再回來。」

六祖說：「落葉總是要歸根，回來時已無言可說了。」

又有弟子問說：「如來正法眼藏，要傳付給什麼人呢？」

六祖說：「見性有道的人，可得我的正法，沒有妄心的人，可以通達。」

弟子又問：「師父圓寂後，有沒有

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裡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

什麼災難呢？」

六祖說：「我滅度以後大約五六年，將有一個人前來偷取我的首級。聽我的預記說：『來偷取我頭的人，為了上養雙親，須要養命活口；造成取頭的災難，此人名字中有一滿字，事情發生的當時，地方上有楊姓及柳姓的官員。』」

接著又說：「我去世後七十年，有兩位菩薩從東方來，一位是出家眾，一位是在家眾，同時興起佛法教化的工作，建立我的宗派，修建

【註】一、締緝：建造修整。
二、伽藍：僧園、僧院、佛寺。
三、法嗣：承繼其宗旨者。

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

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

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

佛寺，使本宗的法嗣得以昌隆。」

弟子又問說：「不知道從以前佛陀、祖師，應化示現以來，已經傳授幾代了？希望能垂恩開示！」

六祖說：「古佛應世以來，已經無數無量，難以計算了。

現在就從七佛開始，過去莊嚴劫最後三佛，有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現今賢劫的前四佛，有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

【註】一、莊嚴劫：過去之大劫，以華光佛為首，至毗舍浮佛，共有千佛出世，莊嚴其劫，故稱莊嚴劫。

二、賢劫：現在之二十增減住劫中，有千佛賢聖出世化導，故稱賢劫。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優婆毱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

第七婆須蜜多尊者，

第八佛馱難提尊者，

第九伏馱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釋迦文佛，這就是所說的七佛。

釋迦文佛以拈花示眾，迦葉破顏微笑，將此正法首傳摩訶迦葉尊者，成為禪宗第一代祖師，

第二代是阿難尊者，

第三代是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代是優婆毱多尊者，

第五代是提多迦尊者，

第六代是彌遮迦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第七代是婆須蜜多尊者，
第八代是佛馱難提尊者，
第九代是伏馱蜜多尊者，
第十代是脇尊者，
第十一代是富那夜奢尊者，
第十二代是馬鳴大士，
第十三代是迦毗摩羅尊者，
第十四代是龍樹大士，
第十五代是迦那提婆尊者，
第十六代是羅睺羅多尊者，
第十七代是僧伽難提尊者，
第十八代是伽耶舍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為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三十二弘忍大師，

惠能是為三十三祖。

【註】一、尊者：指具足智慧與德行得受尊敬的人，又稱賢者、聖者、淨命、具壽、長老、慧命。

二、大士：對佛的尊稱之一，為最勝之士夫，與無上士同義，也是對菩薩的美稱。

三、大師：初果以上，乃至諸佛菩薩，堪為眾生之師範者。

第十九代是鳩摩羅多尊者，

第二十代是闍耶多尊者，

第二十一代是婆修盤頭尊者，

第二十二代是摩拏羅尊者，

第二十三代是鶴勒那尊者，

第二十四代是師子尊者，

第二十五代是婆舍斯多尊者，

第二十六代是不如蜜多尊者，

第二十七代是般若多羅尊者，

第二十八代是菩提達磨尊者（是中國禪宗第一代祖師），

第二十九代是慧可大師（中國第二

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悞！」

【註】一、稟承：稟受長上的命令。

代祖師），第三十代是僧璨大師（中國第三代祖師），第三十一代是道信大師（中國第四代祖師），第三十二代是弘忍大師（中國第五代祖師），惠能是為第三十三代祖師（中國第六代祖師）。

從上面所說的歷代祖師，各自有所稟承。你們向後，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不要有所錯誤！」

大師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

法海曰：「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

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

六祖大師在開元元年（七一三年）歲次癸丑年八月三日，在新州國恩寺用過齋飯，對所有的徒眾說：「你們按照自己的座次坐好，我要和你們道別。」

法海請示說：「和尚要留下什麼教法，讓後代迷昧的人，得以見到佛性呢？」

六祖說：「你們要用心仔細聽！後代迷昧的人，如果真能認識眾生，就是佛性；如果不能認識眾生，即

使經歷長遠的萬劫，去尋找佛性也很難遇到。

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

我現今教你們認識自己心中的眾生，徹見自己心中的佛性。想要求得見到佛性，只要能真正認識眾生；只是因為眾生迷失佛性，不是佛迷惑了眾生。

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

自性如果開悟了，眾生就是佛；自性如果迷失了，佛就是眾生。自性能視一切平等，眾生就是佛；自性如果落於邪見險曲，那

佛就是眾生了。

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你們的心如果是險惡不正，就是佛性在眾生當中；如果是一念平等正直，就是眾生成就佛了。在我的心中自有佛性，自具的佛性才是真正的佛。

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

自己如果沒有佛心，又要到那裡尋求真佛呢？你們自己的心就是佛，更不要再有所懷疑了！心外沒有一物能夠建立，萬法都是由本心所變生出來的。

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性。

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

所以佛經說：『心生種種法隨之而生，心滅種種法隨之而滅。』

我現在留一偈語，和你們道別，名叫『自性真佛偈』。後代的人，能夠了解這首偈語的旨意，就可以自己見到本具的真心，自己成就佛性。

偈語說：『自具的真如本性，就是真佛，心存邪見及貪瞋癡三毒，就是魔王；因邪見而迷惑時，魔就在

心中，心如果存正見時，佛就在心的殿堂中。

性中邪見三毒生，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

本性中起了邪見，使得三毒產生了，就是魔王來住身中；如果心生正知正見，自然從心中除去三毒，魔即時變成佛，這是真實而沒有虛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

法身、報身以及化身，這三身本來就是同一自性身；如果能向自性中，自見本具的三身，這就是將來成佛的覺悟正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成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

本來從化身中生發，顯現清淨本性的存在，清淨的本性經常在化身之中；本性能使化身成就正道，將來報身圓滿，功德真正是無窮盡的。

淫性本是淨性因，除淫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剎那即是真。

【註】一、淫性：被淫欲所污染的本性。
二、五欲：指財欲、色欲、飲食欲、名欲、睡眠欲。也指色欲、聲欲、香欲、味欲、觸欲。

污染的淫性，本來就是具有淨性的因，除去淫性的污染，就是淨性的法身了；在本性中各自遠離財、色、名、食、睡等五欲，當下開悟見性的瞬間，就是真實。

今生若遇頓教門，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

今生如果能遇到頓教法門，忽然開悟本具的自性，就可親見世尊了；如果想要藉著修行，往外尋找真佛，那就不知道要到何處去求真佛了？

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

如果能在自己心中見到真性，有此真性就是成就佛的正因；如果不能見到自性而向外尋找佛性，生起這種心念，終究是大癡迷的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救度世人須自修；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

【註】一、正法：凡契合於佛法正理之法，皆稱正法，又稱白法、淨法、妙法。

禪宗的頓教法門，現今已留下來了，想要救度世人，必須先要自己修持；告訴你們以及將來要學佛修道的人，如果不作此見地，那將會悠悠空過一世了。』」

六祖說完偈語，告訴弟子說：「你們要好好地住在世間，我滅度了以後，不要像世俗人一樣，悲傷哭泣，淚如雨下，接受別人的弔祭慰問，也不可穿著孝服，（如果有上述的行為）就不是我的弟子，也不

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來無去，無是無非，無住無往。

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

是如來的正法。

只要能夠識得本心，見到自己的本性，就能夠了解自性，本無動靜，本無生滅，本無來去，本無是非，本無住往。

恐怕你們心中仍然心存迷惑，不能領會我的旨意，如今我再囑咐你們，使你們得以明心見性。在我滅度以後，能依照此方法修行，就如同我在世一樣。如果違反我的教法，縱使我在世上，也是沒有助益的。」

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註】一、兀兀：讀勿勿，靜止不動的樣子。
二、騰騰：形容悠閒自在的樣子。
三、寂寂：寂靜無聲的樣子。
四、蕩蕩：心胸寬闊的樣子。

接著又作偈語說：「如如不動的本性，不執著於修善，自在無拘無束，卻不造惡業；在清淨當中，斷除一切邪見聞，心地坦蕩，一切無所執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

【註】一、奄然：忽然。奄，讀眼。

六祖大師說完偈語，端正坐到三更時分，忽然對弟子說：「我走了！」忽然間就圓寂了。當時室中充滿了奇特的香味，在天空中有一道彩虹，和地面相接，樹木忽然間

二、遷化：指僧侶的示寂，又遷移化滅之義。或謂有德之人，於此土教化生之緣已盡，而遷移於他方世界度化眾生。與涅槃、圓寂、滅度、順世、歸真同義。

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緇白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

【註】一、緇白：僧俗人士。緇指僧徒，白指俗人。

都變成白色，連禽鳥走獸都發出哀傷的鳴叫聲。

到了十一月，廣州（六祖剃度的地方）、韶州（六祖弘法的地方）、新州（六祖的老家），這三個郡的官員，以及出家或在家的弟子，爭相迎請六祖的真身，（在互相堅持之下）難以決定供養真身的處所。於是焚香禱告說：「香煙所指的處所，就是師父真身的歸處！」

時，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

【註】一、龕：本指掘岩崖為室，以安置佛像之所。後世轉為以木或石，作成橱子形，並設門扉，供奉佛像，供佛稱佛龕，供神稱神龕。

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

當時，香煙一直往曹溪的方向飄去。十一月十三日，眾人將六祖坐化的神龕以及衣鉢，都一併遷回曹溪的寶林寺。

第二年（西元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六祖的真身出龕，弟子方辯用香泥塗在六祖身上。弟子想起，將有人來取首級的預記，於是先以鐵片和漆布，堅固地圍護六祖的頸部，然後再送入塔內。

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敕立碑紀師道行。

忽然在塔內出現一道白光，直接衝上天際，經過三天光芒才開始散去。韶州刺史把六祖的事蹟，呈表奏聞朝廷，皇上敕令立碑，以紀念六祖一生修道的事蹟。

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

【註】一、春秋：年齡。

二、祝髮：出家落髮。

六祖大師世壽七十六歲，二十四歲得受五祖傳授衣鉢，三十九歲在法性寺落髮受戒，弘揚正法普利眾生，有三十七年。

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

【註】一、嗣法：弟子承受其師的教法，並成為其後嗣者。

弟子中獲得佛法宗旨，繼承如來家業的有四十三人，其他覺悟正道超凡入聖的人，就不知其數了。

達磨所傳信衣，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

【註】一、尸：主持。

達磨祖師所傳，作為信物的衣鉢，唐中宗所賜的磨衲袈裟和水晶寶鉢，以及方辯所塑造的六祖真相，並同六祖在世時所用的道具等，都交由負責管理寶塔的侍者，負責保管，永遠作為寶林道場的鎮寺寶。

流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流傳《法寶壇經》，以顯揚禪宗頓教法門的宗旨，隆重興盛三寶，普遍利益一切眾生。

迴向偈

印經功德最可貴　化除煩惱生智慧
迴向冤親真懺悔　祈望災難能化解
從此平安幸福會　國泰民安無怨懟
依經奉行般若隨　明德親民至善垂
清靜無為自然歸　一切理想皆順遂

歡喜結緣・請廣為流傳・歡迎參加護持印經



心靈館 27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中）



心靈館 28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下）



心靈館 29　25K
心靈深呼吸



心靈館 30　32K
耕心隨筆



心靈館 31　25K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說玉樞寶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4　25K
四聖書白話註解



心靈館 36　25K
大道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7　50K
心靈雋語千句品賞



心靈館 38　25K
學庸會意



心靈館 39　25K
論語會意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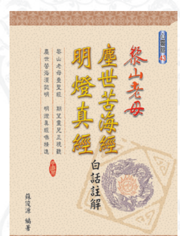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0　25K
論語會意卷下



心靈館 41　25K
道德經會意



心靈館 42　25K
彌勒救苦真經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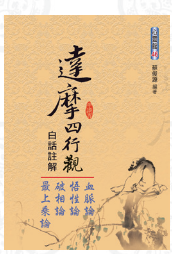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3　25K
黎山老母塵世苦海經明燈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4　25K
太上洞玄靈寶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5　25K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6　25K
達磨四行觀、血脈論、破相論、悟性論、最上乘論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7　25K
周易會意



心靈館 49　25K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心靈館 51　25K
不朽的故事(一)學佛篇
不朽的故事(二)孔子篇

聯絡專線：張小姐（02）2226-1515　0972-104-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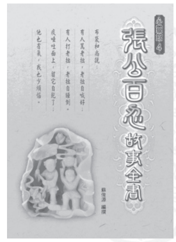
心靈館系列　智慧的書籍可以淨化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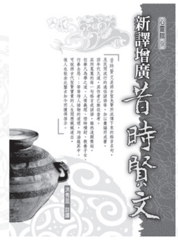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　25K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析



心靈館 2　25K
清靜經 白話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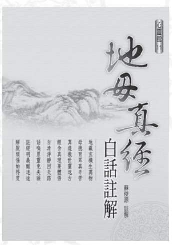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　25K
張公百忍故事全書



心靈館 9　25K
新譯增廣昔時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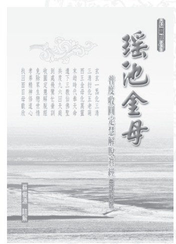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0　25K
黃帝陰符經探原
附：呂純陽祖師百字碑解說



心靈館 11　25K
地母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2　25K
皇中家書白話淺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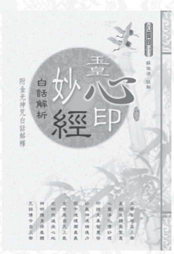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3　25K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白話解說



心靈館 15　25K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6　25K
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心靈館 17　25K
玉皇心印妙經白話解析



心靈館 18　25K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9　25K
人之道



心靈館 20　25K
還鄉直指



心靈館 21　25K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白話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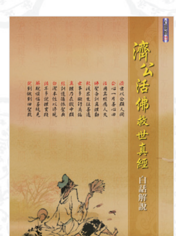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2　25K
心經淺說



心靈館 23　25K
媽祖略傳



心靈館 24　25K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傳奇



心靈館 25　25K
濟公活佛救世真經白話解說



心靈館 26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上）

索取方法：
直接到流通處請書 外地可附回郵信封寄到流通處請書（郵資、運費請來電洽詢。）

國 家 圖 書 館 出 版 品 預 行 編 目 資 料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 蘇俊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 2014.02
面 ; 公分. -- (心靈館系列 ; 49)
ISBN 978-986-6574-36-8(平裝)

1.六祖壇經 2.注釋

226.62 103002271

系列名 / 心靈館系列 49

書 名 /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 著 蘇俊源
封 面 設 計 簡文章
排 版 設 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22450745

出 版 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蘇俊源
地 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 話 886-2-2226-1515
傳 真 886-2-2226-1010
網 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 子 信 箱 multiviews@so-net.net.tw
劃 撥 帳 號 19431985
戶 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 版 日 期 103年02月2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電話：02-2226-1515
0972-104-949 張小姐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